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七目錄

內閣六

朱賡

李廷機

于愼行

山陰張汝霖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唐徐象欞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七

內閣六

大學士高公拱傳　　王世貞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學門通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稱詞藻而深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讀時　穆宗爲裕王開邸受經而拱首與焉拱至進講輒反覆辨晳王頗目屬之而又與其邸近幸中貴人昵好亾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水火拱往返其間亾所見厚薄而

嵩階亦以其在王邸異日當得連相與推轂之以是亟推遷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時秦鳴雷已先爲學士矣頗催遷南國子監祭酒而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尋轉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仍兼學士拱凡一副主鄉試復主會試所搆程式文頗見稱其主會試也所進題以字嫌忤 上意幾欲有所行遣階從容解之乃已尋拜禮部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同入內閣朴得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爲文淵閣大學士春芳以朴銜吏部遂亦改吏部居朴前然事皆決於階春芳等具

員而已　上所顧問亦唯及階階之始爲禮部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子者數四　上春秋高意不欲言繼嗣輙報寢時　裕景二王方并重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更樹姦人從而陰爲蠱矣一旦　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奸人者亦得罪去一日　上忽下諭自謂郊廟弗躬早朝久癈且病弱弗任卦數俯問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或後醜耳且令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皇恐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醜者必有非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姦惡左右之以有此叵測今何足疑也　上又謂得

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辨而　上猶以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爲問且云賢孝難必吾言不甚妥階又言　成祖之在位久　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　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萬無可疑者居月餘景王自德安奏書以　上不豫請恭請玄嶽祈禳以嘗　上下階擬階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王亦病復奏書請醫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令王且靜攝毋輕動俄而王薨於是　裕王乃復妥景王所請全楚土田湖陂可數萬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

諸王無得乘而嬌擴者楚人大悅　上以祈雨故欲建雩壇又欲重建　興都故宮殿階以府庫財竭而郢襄因水力阻而止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萬金而前是鄢懋卿欲取　上悅增之至百萬金商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皆竄徙階乃風御史奏復故額額乃登竄徙悉歸　上故好玄素術多所服餌晚節益甚階時時推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爲妖妄練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天水銀長生之藥　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當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

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使媾結得　上
旨乃能答今不得　上旨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
玉胡大順譸張洞喝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
妖露論死　上既以服餌故病躁而戶部主事海瑞
極論　上過失及因而風譏階　上恚甚逮瑞詔
獄欲殺之且諭階於南都治　別殿棲止以避瑞階
謂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　聖明在上故
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益見聖德之廣
上抵階疏地已而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遂得長繫
上雖不殺瑞然意忽忽不樂病亦[illegible]　召階欲幸

與都階謂且試之也因豫　上體罷不耐　輦路勞
爲對而　上意遂決諸中涓貴人具帘幕糗糒之類
六軍且甲矣以問階階乃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
從命者一以爲　聖躬計一以爲國事計往者興都
之幸爲巳亥距於今二十有七年　皇上自度精力
之壯盛孰與往時計　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
彼二十七年即今日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
夫輦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適計天祐
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巳亥之歲虜警
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内而九門外而

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塡之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謀儻或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而已至於有司科斂小民如　聖慈所軫念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臣尚未之及也　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儻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心遂安始春芳訥之共政也事階謹側行僶俛若屬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顧於禮稍倨兩人皆河南爲鄉曲而拱以朴蚤貴事推之朴念拱侍經裕邸冀得其力兩人相與懽甚階

徵聞之不擇而拱以驟貴而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爲
非大臣體言路亦聞之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汝嘉者
才而好挾重故嘗與拱貌相善也偶劾罷拱之姻親
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汝嘉內自危而
又探知階意將拱未有子乃移家近西華門日伺
上晝寢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 上
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斂其直舍器服書籍出之應
嘉以是爲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它事賴 上曠不
省階擬旨報聞而拱辭辨疏且上亦兩解而已亦無
所瑕美拱意階右之謂應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

人切骨亡何　上大漸遂崩當大漸時猶念　上英斷類　高帝獨齋醮土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役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　上克終之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爲學士方授經　裕邸夜名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　詔草上報可　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推時語人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而是時朝儀廢不講者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皆中節而

登極詔赦尤詳切人皋以配　先帝登極詔云登極
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
汝嘉以數言事得用轉漸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
僚應嘉亦衆與焉既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
維新非故事於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
直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　上
甫即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空削籍階度朴爲拱報
讐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
爲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其語有
所侵摘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應嘉論救考察非法

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　上初即位方開言路廣德
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以彰
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
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應嘉罪謫外而當階具疏時
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復力持之幾失色於是言路
意應嘉謫出拱指羣上疏攻之　上以拱輔臣且故
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
旨杖責階從容言當　先帝時以議斥威言者不已
而至杖杖不已而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僇
然竟不能杜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

以力勝拱益不悅而忤上左右多袴邸中知舊乘忿抗疏至與言者辨而交相詈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拱嘗中夜不寐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　先帝時導之為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即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階良久曰公誤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　先帝欲為　先帝收人心使恩自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

先帝爲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齋
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尚
在拱乃頻赤語塞春芳等遜而與至階室謝罪階出
即堅卧引疾拱赤引疾　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
恩遷武英殿大學士與桃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
驟貴甚於是給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其
醜詆拱無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嚮
應矣嘗　先帝日所以嚮信階甚階又多在直其二
子在外不能無干請令人子橫行鄉里閒頗有指拱
故鉤得之緣飾爲疏將以訐指階而至是追則投其

門生御史齊康伴上之階乃疏辨乞休而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　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應嘉狀於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禮渥不能如拱而頗有以階爲甚者時　上開經筵階爲知經筵事春芳以勤居正同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階與春芳俱充總裁亡何　上欲幸舊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用間起暴貴而既以

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　上久而不
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官遣際昌時
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
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請事體誠有之謹錄聖諭轉示
使各省改而同列厄之者云奈何不擬薄譴階曰即
上遽有譴我輩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
諭詳處何曰令省改即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宥罪
也而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階
擬旨報聞　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人雜其
意爲疏婉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御

旨謂聽諫乃朕素心即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爲不諳事體者發耳自今空審所言以稱塞朕意同列皆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且 上所以乙御史疏者正謂未有以開明之耳擬上果不異俄而有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宴致語階疏謂 先帝神主猶在几筵即小小宴樂猶不可而況致語哉 上於是併罷宴 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諸陵階與同列言 皇上此舉益重祖宗弓劒之藏切歲時霜露之感非他遊幸比第 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爲大故 龍輀發引尚不親送山陵二祭止於遣

官今日暑雨而後禾稼渰沒坊舍推塌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恭持者再而　上不聽乃盛陳比虜窺伺叵測意以聞始報俟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上竟行謁　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曰行禮在次日　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遊而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後出遊俄奉　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同列上疏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于肅皇帝而革于　世宗臣望陛下以　世宗爲法以

兵政隳廢爲慮　上不憚所以督責頗峻而階等爭
之益力乃爲寢前旨俄復命修內教場勒中貴人習
騎射階因御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　陛下此舉蓋
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以意使之振戒飭
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
遠禁地近　聖躬重戎務輕當　先帝時嘗欲立二
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在不可不三思也亦報
寢　聖誕日修　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
丞春芳加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尋考十八
年滿自劾求去溫旨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

伯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仍進少卿璠爲太常卿賜
勅褒諭宴禮部瑎辭仍聽免伯爵俸時有小璫以事
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
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御史瑎業爲解得
免而御史乃前論璫璫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于
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糾羣璫以聞瑎瑎念
疏即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
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
使人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
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

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即　天子臨御之所而華殿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調得其人而速奏之即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恪以告其長滕祥悉得其主名參之王廷疏繼上華嵩不能自匿又無可以究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遣戍餘九人各六十各南京淨軍階既以　詔旨省諸鎮進鮮夺太和事推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　官禁事伸者十且八九往往假曲而行久

之其人益側目而李芳故與梁佃俱侍　裕邸爲承奉其在　世廟時芳已備散石其人頗好讀書自負以呂強鄭衆之流甚惡嚴嵩奸而薄階以不能救正既與梁佃俱驟貴而佃輩老滕祥已卒芳益發舒數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聽芳頗以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　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至三上皆　優詔不許而亡何張齊之事起張齊者戶科左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而爲之請欲破壞鹽制以利予商大司農格不行商聚而咻之事且泄故爲大言聳階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

旁曰板升者爲奇功以解階啊而已已調吏部尚書
楊博博側問君近從二邊來墜(?)而得無困否乎謂博
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庶僚及聽大臣自陳冀以恫
喝止博而階復謂非時不許乎迫則走謁階子璠欲
求爲居間璠病不出乎恨甚遂露劾階六事多御史
康陳語詔訓乎外任階再上疏乞歸而張居正意不
欲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以竊肯報李芳階欲
不任矣遂許之尋賜馳驛再以春芳等請加恩給夫
㕓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陛辭賜白金寶鈔彩
幣襲衣于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上疏慰留而都御

史廷獨採得齊納賄事劾之下獄論戍邊而春芳始為政春芳為人性寬不事事期安靜不好為噪刻時人比之李時其氣力不如也而潔廉過之時陳以勤張居正居其下居正視春芳蔑如也始春芳見階乞歸而歎曰徐公尚不任調停我何以勝之旦夕惟有歸耳居正從傍曰如此庶幾成一名春芳嘿不應而已何趙貞吉自詹事府入貞吉故有伉直聲既為嚴嵩所寵終不能堅久而晚節中貴人陳洪善而處之既入多所紛更欲創革兵制以兵部尚書霍冀異使言官噪而逐之又緣冀擊吏部尚書楊博于陳洪復逐

之中外皆側目春芳模稜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匡

正與　上左右合起拱於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

者不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掌不

言兼當爲部臣矣故不造行人齎璽書諭而使部咨

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吉亦謀之春芳欲掌都察院

春芳不能違拱旣陛見與貞吉俱見奏事承旨遂參

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書毛愷即日歸矣胡汝嘉

以給諫方憂居一夕自恨死而最右階而攻拱者歐

陽一敬陳瓚皆以給事中爲太僕太常少卿皆移疾

歸一敬至在道憂死物情洶洶拱乃使其所知徧布

腹心于言路曰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路諸臣乃稍稍自安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而拱旣以安則漸橫出而坐吏部斥陟四品以下風言路之為其門人若韓楫程文宋之韓輩使齮齕三品以下入而扼春芳朊使必行是時趙貞吉亦恨階之不留為禮部而遷之南京也相與日吹摘舊事以見階短時撫按諸臣循擧遺詔請褒進刑部主事唐樞官而廢杖死者都給事王汝梅子拱特為之寢格而上疏極論謂　先帝以神聖御極峻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登寶位志

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
孝事君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僧大獄
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
已死者悉爲賜官廕子夫大禮　先帝所親定所以
立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帝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
示已久而今於議禮得罪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
廟之靈何以爲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　皇
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聖至于大獄及建言得罪
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
不肖悉加褒顯無乃以反前政待　皇上歟卽武王

克商反其政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用之人盡用之也而況　皇上乎　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　先帝之臣遺諸　皇上者也而乃敢于如此自悖君臣之義而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爲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巳之私臆非一日矣宜亦有明之者矣而今當時之臣尚公然爲之不覺其悖傷觀之人尚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天理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嘿嘿不一破其說恐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天經地義淪斁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

起則何以爲國也得旨是其言詭偪及汝將不旌復以遣　詔王金陶世恩等妄進藥物損朕躬而決司當之子殺父律當剮當朝審拱復上言臣閱此獄旣不勝隱痛流涕曰　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于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　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于保愛　聖體尤極詳慎卽用大醫進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有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旣服而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理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益自古所罕有者本以抱病經歲

從容上賓曾無暴遽天下所共聞而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　先帝爲王金所害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何意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　先帝爲何如主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宣示遠近付史館有旨從是其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弒父律果未當拱得以藉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欲寘階以所謂欺謗　先帝假托詔旨者以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
上不甚解不及階法司改減王金等至戍刑科給事中駁謂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熒惑　先帝事有指實坐斬勿赦拱怒逐遷給事中于外拱爲人有才

氣英銳勃發議論蜂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爲之辟易既漸得志則睥視百僚朝登暮削惟意之師毋敢有抗者間遇親知引滿能浪一坐爲懽在詹事日與學士瞿景淳同修大志嘗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景淳老儒然亦好戲曰公以爲龍耶吾直謂蚯蚓耳拱大怒擲鏡碎之訴而出景淳春芳坐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以勤與拱俱爲裕僚而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會以勤奏時政六條中於吏部微有忤僞與其屬言及曰高公故不諳此

其屬泄之拱拱怒郎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
其端上疏懇乞休　俄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璽書褒獎賜金帛夫廩馳驛使行人護行以勤歸而
拱益横既覘知　上意有所不悅於言路遂因左右
媒而傳　旨下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
雖故與拱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
宿憾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録其
嘗論摘者魏時亮等黜之陳瓚等謫之而删及貞吉
所厚貞吉亦恃拱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恨貞吉而
韓楫爲吏科都給事中遂上疏論貞吉庸横當罷貞

吉悉力辨謂人臣權則不能橫橫非權臣之所能也往奉特　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　皇上任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參密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總之實即古丞相亦不是過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綱紀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今且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事與之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者尚禁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臣真權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拱乃背公

邪黨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也他日助成橫
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決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於
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
其主尚欲以尸諫臣受　皇上知遇若此今雖去敢
不以　國家大禁　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　君
父之前乎因請還拱內閣勿再預吏部事中貴人洪
雖欲兩庇之知必不可並立爲言于　上使貞吉歸
而拱亦上疏辨其辭頗遜　上優詔慰諭之然竟奪
吏部權不能辭也階之在　先帝朝而黨中有習白
蓮教者相聚爲奸淫不已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

階家僮徐寶者階以爲兵部時楊博爲尚書悉捕而誅之實詐功得爲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人告言實罪下獄假煉之俾引階爲證人反安殺以爲功而不能就止坐實他事死拱發怏怏于是召齊康起張齊而會階之鄉人陳懿德者素不悅於階自翰林謫而拱其坐主擢之尚寶司丞懿德乃與同門韓楫程文宋之韓及兵部郎中周美等月爲拱恫喝言階以數爲金謀於中貴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刺客刺公矣時時推算階星命以媚拱曰階於法當僇死其數亦盡今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

性貪鄙嘗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貲可三萬金階
不知也客乃爲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貲竭其貲可
無復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候問而捕
其爲階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邸中僮奴悉
逮而籍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階三子行巡按御
史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府知府蔡國熙於家復其
官旋擢爲蘇松兵備副使委以階父子而階之讐復
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故任
蘇時潔廉有忠愛時階方在政而奴之貲于蘇者橫
國熙以法外窮治之御史聞而數難國熙不自得乞

仿家居久不能持貧而謁齊康挾之干拱拱悉其事故推之周照乃躬治其事且身能言階三子及家人事者有貲於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徵諸生莫是龍皆以微憾爲謗書孫陳懿德以投拱福徵遂即家捕鳳翔且之任有賂階五百金於是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須進而多責償者皆前賂金不已而奸驵小人至無故而賂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繫僮階留而不堪其怵惕其實吳會俗故澆至是遂益潰壞浸淫及他郡拱於是多改其門生爲部屬大理者悉以爲給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

實授五品者亦得爲給事自劉瑾亂政時一行之數十年所未有也前廷虜大酋俺答走其孫于塞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逢時爲言於朝朝議嘵唶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和之所以區畫頗當亡何而貢成春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而拱加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殿大學士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酌不至遡其間爲階覔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禎緣而論春芳乃力請骸骨凡上三疏許之恩數一視階而拱當

居首陽上疏請解部事三辭　上不許而賜之白金文幣綉蟒服所以褒諭甚至亦陳洪力也時廣寇方賜張督撫臣請以兵討除之與拱意合乃為獎借得盡力而遂東數與虜角拱善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師李成梁撫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初起強自勵人亦畏之不敢輕賕納而其弟為督府都事者依拱後第而居於是韓楫等乃數携壺榼往為小宴拱自閣或吏部歸即過其弟見而悅曰若等乃爾歡吾不如也因留飲自是以為恒而益以珍饈果飲食愈暢乃各進其所私人欲遷某官得某地拱時已且醉曰

果欲之耶以一琴板書而識之次日除目上矣以是其所狎門生及客皆驟富門如市而摛文之韓華有所恨於他給事御史至中夜管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氣不屬者曰某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恚且忍質明即名文選郎移缺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益畏惡拱以為叵測而拱最後時時語客曰日用不給奈何其語聞諸撫鎮以下賕納且屬集矣初司禮之首璫闕時馮保以次當進而偶有所不得意于 上拱亦素快之乃緣 上意薦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例

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洪因併恨拱洪因而力爲拱內主然其人不甚識書久之以忤 旨罷出外而孟沖長尚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當 上意拱復薦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覺之拱爲祭酒而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以必且相相則當雄重不爲經常貴人而已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依拱兩人歡相得不啻兄弟每夜語共達丙而其後拱不容於階居正爲之謀得善歸其復出居正亦與有力復合而傾其同類且盡僅一殷士儋亦 裕邸故臣自禮部入累遷至少保武英殿大

學士矣士儋之入亦中人援以不由拱故拱不能無忌而居正亦厭之士儋稚不能曲事拱而拱素賢張四維自諭德躐爲學士又躐爲吏部左侍郎幾欲前薦之入閣而士儋得之故亦心恐拱與四維會四維以鹽事見糺御史郜永春雖解而它御史復及之疑出士儋指于是拱之客亦有爲四維而論士儋者士儋亦疑出拱指而韓楫復揚語脅士儋欲其自免歸故事給事中朔望入閣揖士儋對衆而詰楫曰聞科長欲有憾于我憾則可爾毋爲人使旣別拱語之曰非故事也士儋忽勃然起曰若爲張吏部道地而抑

我我不敢怨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張吏部擄我坐者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有此坐耶揮拳擊之不中中几有聲拱不能卒荅居正從傍解之亦許而對明日韓楫之疏上士儋得請致仕而階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解而蔡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瑶次子琨㖊其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畝於官御史聞之朝拱乃爲　旨謂太重令改讞而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爲恩尋以遼東大捷闡拱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而居正以六

年滿加兼太子太師至是再加少師是時內閣獨拱
與居正拱等因疏請益輔臣報謂吾用卿二輔以理
天下足矣何必益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博
禮部尚書高儀於家然尚不肯還博於吏部而使之
長兵部儀亦以原官領詹事府而已久之儀始以文
淵閣大學士入閣與拱同事而御史汪惟元上疏譏
刺時事謂執政之臣不當爲操切報恩讐拱名而詈
之亟補候察僉事以出而尚寶卿劉奮庸所上疏其
譏刺益切給事曹大埜遂抗章糾拱罪狀遂并奮庸
謫外而疑居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匿

其事面叱數甚口居正類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
復記而居正銜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璫言稍戢敘
而司禮孟冲復忤 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相忌
而 穆宗不豫尋大漸召拱居正見而憑几執拱手
頭 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為諭屬拱等後事
事與馮保等商確而行俄而 上晏駕時 今上在
東宮拱乃條列即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
歸內閣而不倚落尋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為諸疏以
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迤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
曰當語公共立此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小

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於　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而已得國公爵矣又多布金於兩宮之近侍俾言之　皇后與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遞達而從　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即日歸田里以次日召羣臣入聽宣　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　朝居正前已知之而稱腹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官出　三宮詔皆啓而授鴻臚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兩吏扶掖出以明晨僦騾車出宣

武門道傍人皆揶揄之有習者居正乃與高儀疏請留拱不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威儀以歸於是階事盡解三子皆役其官家人不罷一留杖至年八十　天子遣行人即家賜　璽書褒諭賜金幣及績紵服階遣其孫疏謝詔予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復加四祭以示重官為治葬贈太師謚文貞再予一子官尚寶司丞又明年春芳亦卒賜祭九加二祭其他俱視階亦贈太師謚文端而拱之歸也怠忽忽不自得闔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乘一騾跣服濃策或從十餘騎遊獵而亡何有奇衷人輕入

至乾清宮門迹　上出爲誰何若所獲而馮保得之
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
時保兼領東厰與朱希孝同鞫獄且成矣保先使四
緹騎馳詣新鄭頤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卽發卒圍
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鳥獸竄拱欲自經不得乃出
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
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正初亦欲重拱罪旣念
以非事體乃微風保保尚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孝希
孝行數萬金以賂保保用事者且賂　三宮左右當再
鞫忽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闌入宮

門趣藥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少愈不復振卒其家
以郵典請馮保傳旨爲拱事　先帝欺肆不忠能弗
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　旨
止予半葬而列其過於祭詞春芳之歸也父母故無
恙日縱樂爲懽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肓卒
時年七十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贈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
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為雲間
後為江陵雲間善藏其用能天下豪傑為之羽翼善
因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略用高公
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判刃此猶坦腹蓄公之漸次
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
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 上予謚文襄謚法

因事有功曰襄　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旣得請而務
觀乃敢乞誌文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爲洪洞人
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馬成生二二生亮
亮生旺旺生魁繕部郎中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於
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史擬金吾衛千戶弟操
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棟鳳陽通府公生而狀貌瓌奇
苦學問攻經義爲文不好瑣屑而洸雄開爽出人意
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
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　穆
宗爲　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爲講官先在邸道

王曰勵而心儀之時人心洶洶　王曰懷叵測兩府雖居讒言肆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　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　王賜金繒甚厚哽咽不能別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貞二字賜之又書啓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

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　上而徒以虛名鎭百
僚無以爲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爲程士文
奇傑縱橫傳誦海内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
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弊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
一語奸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
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
畀之閣臣入直西苑自　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
事在閣　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
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
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

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　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　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益以此激怒　世皇爲傾公計會　世皇疾革不省覺龍馭上賓華亭公於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　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　上親子非他人也三

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於　上前揚　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　先帝何且謂事　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　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爲　先帝罪乎託隨於生前而詆詈於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　上改元問閣臣於是四臣各擬二字上　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　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弟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

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換重達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　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羣下賢否而使　上自裁　上或難於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欽被黜應嘉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於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

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　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　穆皇猶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　上思公不置　詔還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凡晨理閣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楮公曰是奚足哉大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授之策曰吏部

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於予愼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虜頻年入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閱邊事未免假於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於他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於東缺於西彼此候代

勅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槩請於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邊巡閱即以一人往邊方員缺即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方略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即以補之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大臣當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不復他遷如邊方兵備即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即以兵備往邊方總督即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如此而

稱之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月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當令回籍以休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 旨報可已又上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粵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秪隨奏報多不中窾請於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一二人使爲兵屬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眞僞可

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伍之資得　旨報可著爲令
甲巳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責才者猶
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
雜流則遷謫待之旣薄志意賖沮又何望於展布綦
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
爲遠而不知邊安然後邇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
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
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者以
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
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借

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鄉苛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　旨報可時虜甚警朝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希學曾邦輔侍郎王邈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畢永

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燾於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虜竟不入霜降讞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

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於是秉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晝則集諸司議於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寃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企輩六人謂以硝黃損

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罪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

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

在錄者乎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終
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
疏明其說有　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祇問潘皋
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
必告以故無不慴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
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
梗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與
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
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
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

計料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積谷過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

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敘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竟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令定王官歷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為盜區上官計無可施録以撫為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為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

撫臣自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狃于浮議諮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　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事非其真過以言之則將何以處也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何謂叛逆而撫臣以告國亨禍不測且閤荷全有司不原其情激而成變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國亨上疏乞哀叛逆者若是耶有司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

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且智國亨讐也智在省則國亨疑畏日深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愚謂國亨有罪而不可輕言叛逆安智當有安置而不可省居時彼中號令未明國亨疑畏不肯赴理聲言撫臣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於是撫臣上疏請兵粮為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激逆自為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為將在開思之旋淋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淋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

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既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方略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狐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輩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盇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遁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

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半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孺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　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縢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虜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愛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泣欲得孫耳公曰虜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虜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

揮使賚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騶從騎馬街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街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於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奄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虜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嫦宮門曰宣化墻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　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蓋鼓吹送之又宣諭俺荅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旣喜得孫而又見其榮

寵南向取胡帽叩首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
生親詣射所面質全等全卑驍鷙異常次李自馨者
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
虜今歲不入故全曰虜豈能不畏死哉偵是處有兵
是處有糧人有鬬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於市全
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遂事寧矣至封貢事虜
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動
以宋人講和爲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巳求人機在人
以人求巳機在巳宋人求和於虜機在虜故曰講今
虜求貢於我機在我直許之而巳彼嘵嘵者豈爲國

籌利害甚徒忿重大恐有不效留爲後言耳乃請封
俺答爲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奉虜
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 旨切
責復貽之書三邊宜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宜大之市
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擾
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宜大者乎
是宜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若擾而實市也同則兩
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於是俺荅進馬謝 恩
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一帶民狎其野穡人咸功
雖深夜獨行無譁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蒸裔十九

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賚與互市之利耳邊吏
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
絕之以致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
也今天祐國家請貢稱藩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
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内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
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
此邊備寖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
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
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
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

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　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邊圉晏如也虜既貪我財物虜中婦女亦貪我紬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爲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虜得我金錢非盡携以歸也我之羣商又因而爲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之矣　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且視朝鐘鼓嚴傳宣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　穆皇已立於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　穆皇顧曰送我公承　旨直至乾清宮　上

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　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為公奏得　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奏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闕門　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　上可之百官出十八日　御體漸復公具疏請　上從容竦然覽奏甚喜越二日　聖恙復劇公流涕無已四月二十四日申刻宣內閣受顧命司禮監以二札一授　皇太子一授公蓋遺　詔也公泣奏曰受　陛下厚恩誓以死報奏畢大哭　兩宮亦大哭二內臣挾公長號以出　今上登極公上言五

事一謂　御門聽政玉音親荅以見政令出自　主上二謂題奏緐冗文難以遍閱自有節要請先籤出以使省覽三謂事必面奏乃得盡情四謂大小章奏俱發內閣看詳若或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五謂官民章疏當行當止未有留中之理得　旨報可而同事者遂以此用間翌日有　旨逐公公即乘騾車去道傷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巳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鞫之日白日晝瞑迺大臣𤼵目仰面備極拷略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

大臣而公獲免不敢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藁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六年卒于家祭葬止半給又二十餘年值建儲大典嗣子務觀具疏上有旨高某擬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蔭一子尚寶司丞三十年不白之冤至今雪矣公生於正德七年壬申卒於萬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受室中牟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無出嗣子務觀尚

寶司司丞諸子務本務滋俱錦衣衛官生務實武英
殿中書務觀六子杜楨楠楷榆樟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端松谷陳公以勤墓誌銘　　許　國

萬曆丙戌六月十九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松谷陳公卒於家公之謝政歸在隆慶庚午迄于丙戌十七年往矣嘗公乞身時年僅六十聰明強健猶壯也　先帝眷惟舊學可任肺腑倚若左股功見言信朝評士論以不能留而眷察之而同事者與化李公恂恂守和新鄭高公共事　裕邸之日久江陵張公則公所舉士內江

趙公爲郢人內公者又交重公并有織介取顯糾繁
斷斷也而公健而引疾棄而乞休無卻而先避未欲
而遂止蓋公之稱曰大酒有鬧而騎有極使主人意
倦而客將逆或酌酒爲坐而後去孰與戚儀秩秩一
辭而退者乎自公去後而內江以他事與新鄭左明
年與化以言去後三年新鄭以罪去最後江陵少敗
一紀之間政府亦甚然而公巖居川遊以坐觀勝
負誅　變諸公先後淪謝而公老白首無恙優游
年於南岷西水之間如鳳翔千仞而於稍欝然後
猾也公有子曰學士君初以史官扶持公歸已自講

帷幄上賜歸爲壽旣晉學士念公不置方圖歸養
而公訃至　上聞嗟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端諭
祭十有一塡給水衡錢遣官治葬事蓋君臣相得父
子相成上壽完名終始靡間云公諱以勤字逸甫號
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其先世自閬中來居南充之水
西里始祖曰彥良更數世有與祖者當元至正間爲
公八世祖與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皆受
農平生紀始用儒起家爲博士弟子而紀之子衡貢
爲訓導衡之子信貢爲太學生皆室於蒲氏以禮經
世其家信四子大道大經大學大猷大道正德丁丑

進士終慶陽判大猷貢爲宿州學正而大篆室王氏是爲公父母自公父母而上至訓導公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室俱一品夫人而公母王夫人身公時夢有星如月光燭庭階俄有神降授以研瑞而生公生穎異不好弄伯父器之曰吾陳三世爲儒鬱而未顯其在孺子乎公益發憤與季父相師友銳志經術年十八爲郡博士弟子才名籍甚丁酉領鄉書辛丑第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檢討乙巳代制草充會典纂修官丁未分校禮闈尋請急侍父歸己酉居

毋喪壬子服除是秋充　裕邸講讀官丙辰遷修撰戊午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初　兩邸並建而位號未定羣小窺隙搆釁動搖百端公憂之密勸穆皇孌孌藩邸規左右戒屬垣多方調護之一日分宜子致公及新鄭屛人語曰稍聞　殿下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新鄭故爲譃語公正色曰安得此言夫國本固黙定久矣乃生而命名從元從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故事　諸王講讀並用檢討今閒一編修獨異他邸以示崇重相意也　殿下每謂尊公社稷臣安得此言分宜乃安待　裕邸九年　穆皇嘗

手書忠貞二大字及啓發弘多四字賜公庚申聞父
喪　賜祭賻及祿幣路資癸亥復除仍代制草甲子
遷侍讀學士掌院事總校永樂大典亡何遷太常寺
卿領國子祭酒事乙丑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左明年
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庶吉士小子國以
此得執經門屏間竊步趣公乃無行不與二三子離
不廢課習非其重也　彥宗登極名見　賜賚有加
是時天下想望太平而公自以舊臣首上謹始十事
定志保位與　天法　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援下
聽言比于姚崇要說云丁卯遂　詔公以宗伯直文

淵閣參機務總裁　世廟實錄同知經筵事會大典成加太子太保直武英殿尋以大慶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戊辰　今上五齡正位東宮出遇輔臣于馳道勞苦之公仰見　睿姿退而額手曰宗社萬年慶也時華亭徐公當國而新鄭用事兩家門客乘其隙交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立無所附竟二公去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　朝廷置輔設參本為協心體國安事爾狹乃或專愎不受言或引嫌不盡言皆非也故公在政府若金石相宣塤篪共和及當大事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為首鼠兩端又言執政者第虛

心滌巳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議綮綱維斷脈苟進
忠賢抑躁競愼守　祖宗憲令罷一切紛更恬然而
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名蓋天下而無功名之心心
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業未竟乃其梗槩在數
語間隆慶初法令書一海宇敉寧公所匡維調劑之
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尚恭默希所裁決而近倖多緣
內降得横恩於是疏言勵精修政四事甚切至　上
心窹巳有　詔令司禮監設文書案視　先朝如公
指竟罷之疏亦留中論者惜焉庚午公以從一品滿
家羊酒鈔錠之賜廕一子中書舍人而是時新鄭內

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因搆其間公獨其徵固
有歸志然猶上疏陳愼擢用酌久任處贓吏覈用人
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　上慰留甚溫
疏四上始得請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　賜璽
書嘉奬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廩役　陛辭之
日　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爲公祖道者車馬塡溢將
望洛嗟以學士君與俱卽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談
而後新鄭得罪獨乘牛車傍徨去國嘆曰南充公眞
聖人也公立朝三十年歷館局卿貳以及宣麻一務
直已守義奉公履正上結　明主而下爲物情所歸

國嘗燕見問應事公曰行其初心得失勿問國至今
弢菴斯言抑以是想見公平生公貌古氣清與人交
表裏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不可測者議論
愼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名絹彝器至其
本身粗糲之食澣濯之衣泊如也其學以倫紀爲大
宗綜修爲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勤小物愼一介
始故居恆不輕取予即燕褻衣冠危坐見世儒聚談
性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食飲裘葛耳獨行
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居不愧屋漏安事多言人有
迂公目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

流沔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乎公曰夫無實而外
自標幟者電光蜆采耳若實也日月星辰麗天自古
所為乖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柰何弗好公為文初
宗馬遷後頗尚曾子固既叅大政不復修詞人業獨
手錄古今名臣批患扶傾解紛應變之蹟口誦心惟
設身其地而懸車以後乃喜佛書時與高僧遊篛巾
羽氅婆娑小園中更不問戶外事至聞端人沓俄進
用色動眉端有不當未嘗不嚬蹙也庚辰公七十
上出尚方綺幣寶鏹命學士君持歸賜公且令兩臺
使者存問海內艷之平生少疾歲鯢齒耳豪寸許面

有嬰孺色俄以暑月痢下遂不起公雅數夢日星河
漢艸雲鶴幡幢狀人曰公殆從列宿間謫也卒之
前日有大星自西南墜一郡皆驚異母夫人夢徵
合公生正德辛未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六室王
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側室賈氏智氏李氏賈智俱
先卒有弟曰以勛因子生蕃推子蔭予之子二長于
陛仰學士君辛酉戊辰以家學魁其經婦左都御史
王公廷女封孺人贈安人繼婦馮封安人次于明生
十一年夭皆賈出女一適福建左布政使王遴子庠
生揚之智出孫男二長光譔生十三年夭次光謨孫

女三所著有青岩山房稿若干卷學士君卜以戊子年三月十七日葬公於　賜塋棲梁山之麓介大司馬張公所爲狀屬予小子銘予小子寔師事公異知又心服公沉毅有大節近世大臣去就之際先幾勇決未有如公者銘何敢辭銘曰　有璀列星渝精少傅夢而公生墜而公仆天啟我公篤我　明祚衆固獨方人遡我駐　潛龍在淵如翼斯附　飛龍在天如霖斯雨矢其謨謀去其媢妒羮和樂諧牖納巷遇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來歸田早賦明哲煌煌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西水逍遙濠濮同趣

帝念舊臣乃眷西顧叅手上尊祓沾異數令名考終

全昌後裔羔祔孤衾傾輈載路先幾如公誰與並騖

穹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兎于萬斯年

亦孔之固

少保趙文肅公貞吉傳

胡直

趙文肅公諱貞吉蜀之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宋丞相趙文定公某其先世也公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人呼天童又曰公輔器也年十五讀王文成公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徧誦六經以自求之同舍生方沾沾程舉子業非所好也嘉靖戊子領鄉書竣走謁故相楊文忠公里第文忠延語稱曰是將爲社稷器吾兒慎弗逮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歘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

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是雖治安策弗能絕也　上嘉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公因感思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陵遲頗惑方術逐疏言數求眞儒以贊大業執政見之不懌公退與同志友尹公臺徐公樾敖公銑等切劘不與世比踰歲謁告歸蜀邑士雲從乃爲發明大學致知本訓西蜀士寖知有問學出呫嗶上者則昉自公也二年出與冊封事再謁歸三年復出教司禮監同修　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未幾三謁歸又三年復出始與內廷

供奉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闢知本之學反加詆訾其於聖門性道之旨蓋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由性不明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爲訓大意以天命本然者卽良知也此萬事之毋百行之主習識雖蔽不能滅其明習氣雖累不能害其眞是天之所命不容人僞焉者也爲性率云者以之爲則不失其度彝也自一念至百爲感應自一身至家國天下皆則於天命不失其度則道不可勝用矣爲道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夫以萬有之習日馳騖以

求勝其欲則天下之日入於亂不難矣於是有聖哲出皆欲人反巳濟之習以脩道而復性也爲教諸士聞者僾然有立志決習以求復恒者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嘗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閑防禦語巳而八月之望虜果闌入古北口內蹂通州進薄都城公乃上獻計破虜疏請急遣官捧　詔激勵各軍營許開損軍令凡獲一級賞銀百兩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可否日中莫有發一談者徐公將取筆二署名書之公獨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虜必

入城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退虜奇書公曰爲今之計煩爲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它無可爲奇畫者　上已偵知公言手詔輔臣嚴嵩曰趙某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束事命下嘉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　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未有督戰事權可統攝諸將以行者也公亦先以是請于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者素銜公冀相齮齕

而甘心之故既不與事權卽兵曾一護卒不可得於時虜騎充斥公獨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遍諸將咸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公以次最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事權督戰已具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勝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　上怒詰公領銀未覩措畫第爲周尚文沈束懷怨　詔錦衣衛逮杖遂落職補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史然一時海內識者誦公主張國是大義凜然令邊釁不開國勢

日尊者皆公力也公至務波久之總督軍門張公岳
檄議經略公行遂便歸省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
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落
叅因　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
是歲以賀萬壽入都中明年陞南光祿寺卿閱三殿
災公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以提編加賦爲第
一義嵩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
已閧外艱歸矣辛酉服闋得　旨改北戶部右侍郎
然初非嵩意也抵任　上即屢遣代祭示眷嵩滋不

粟亡何有建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職督糧以便練兵嵩遂以屬公意在出公爲異時遠坐計且召公酒讌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議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專管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皆有職掌卽部中催與出薊州催何分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兼督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請告上遂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次相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諷林侍郎嗾其親張給事益劾林不

數日遂弁効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
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
山巡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爲闡明三教之
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儒者見之曰佛佛者見之
曰佛意一之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
諸生復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
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然之則也而後儒乃不指言
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
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哀痛曰
先皇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學詹事府事補修實錄副總裁官會有言登極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老成碩德者攝之遂奉 旨以原官暫掌國子監祭酒事是歲八月朔 聖駕幸學賜坐講禹謨之后克艱章 上見公開發有指音吐儀端大爲感動垂問知爲先朝新起用臣益喜動色尋命充日講官俾祭酒事賜賚有加先是北虜陷石州公因與執政數議邊事稍忤乃求補南禮部尚書旣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等交章言趙某才德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天心贊治本不宜置遠地適 上顧講進無公不悅諭曰前有年大往南京

去者仍令日講吏部遂題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階資政大夫
贈祖某父某如其官時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
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
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況燕薊乃
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豁遂移練兵於薊鎮惟揀
南兵三千敎鳥銃識者謂爲得筭頃奉命敎庶吉士
徐顯卿等三十人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　先師
孔子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虛
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

欲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為洮政人　丹上公遂邑
邑怏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篤尋　詔以原官兼
文淵閣大學士同諸閣臣入輔大政既辭不允一日
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第近朝綱縱坊兔廢臣欲拊
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喜于時　上多恭默
而面諭公者凡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未嘗有也翌
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嘗同任閣事又撰
敕令中貴捧詔閣下咸出特典而公已註門籍不出
矣先是大同邊臣有棄城失機事為巡按暨科道官

交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
事酌治不宜含糊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覈勘公為
是遂注藉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戢乃復出仍上疏乞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
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
兵部因循回護閣臣俱出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
故懷慚思退矣　上以公忠誠亟慰留之是日　上
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
猶以將才難得題復　上姑兩解之然一時銳意委
任亟欲閣臣同心共理庭近代希覯事公益感奮明

年庚午遂上言避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略云我朝內外御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以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于一人

則盡變　成祖分營之意向使變遲於伏誅則時事
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
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
以文臣巡戢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
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
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於
閫外事畢則徼勅納印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大阿之
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
奏　上稱公忠謀且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
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蜂

起與同乃至朝更夕改反失公建白本意　上以公
贊理機務加太子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事
方欲挾權寵制諸臣意假公為分謗地故推公兼掌
都察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
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既辯明且
欲付法司究問贓私以糾官邪繼兩上疏乞休　上
一稱公忠直任事一稱廉直老成宜副眷倚勿再辭
旬日間授從一品榮祿大夫散官賜蟒衣鸞帶寵賚
且增然公歸志已決乃上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
銜故相徐公欲中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

詔凡　先帝所去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起廢者贈官廕子無乃讐視　先帝爲無君之事又引弘治間彭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婚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公當秉筆而自院至閣遠拱延公久不至既至又未忍遽書拱遂代書徑擬以削爵沒產自是

拱與公勢不兩立第厝火未發兩亡何宜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議處置公預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亦邊鄙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畢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餘萬何年無釁豈在納降是關廟謨令惟當從閣中請覽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當令督撫自善爲措乃同改票如公言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當此時朝議紛然虜求封貢邊臣進退維谷獨公與今輔臣張某力主其議亟令王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

答遼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者易其孫且當懽交致防虜結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恐恒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為邊討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為拱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贓事抵戍後齊倚拱辯復力擊王都御史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叅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叅駮不得行拱懷怒思欲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降出公曰是將倚法為報復計非所以惜人才成聖治也上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竟不可止公曰此既出朝命吾不可不與共事遂赴吏部偕行考公執筆

行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宇仇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根公刺骨業已嗾心腹給事中韓楫者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休且曰願　上准臣放歸田里令拱復還内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别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允暫馳驛去時　上雖倚眷而拱恃故邸舊講交通中外承謀逐公　天子不得自持特諭惜焉公行後拱果還[illegible]人走全等獻賀禮成　上以公與議廕一子某中

書告人明年春公抵家舊在門及舊遊高君某等咸
請設教聖水寺公示之立誠已而報　穆宗大漸公
哭臨至水漿不入哀毀成嗽疾乙亥遂杜門鮮復會
講第作擬述二通移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
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
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
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
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
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
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勒聚一處以俟

求哲是歲十月即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念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指書以類聚列隨文點示各就部帙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于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于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詳公內外二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敬疾復作輒稱丙子正月疾良愈作詩貽同邑馬君其示所謂亡何于左府都事鼎往自都歸省公喜甚携展先墓宿墓祠覺憊遂絕口家務留醫來卻藥勿用自是斂

日淵嘿至三月望端坐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
輟朝一日諭祭褒揚誥贈少保謚曰文肅天下士大
夫識與不識聞之悲嗟公孝友天至從擢髮與弟頤
自相師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憂
先一世雖百千挫不回稍激勇退倬有鳳翔千仞之
志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于伯陽
子羽爰逮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亦希古之博
大人哉將與天地精神往來遨乎其初荀揚諸子未
足窺其奧也海內士業文章者爭高模擬公負特操
不襲人後而博辯雄深環瑋變化如出溟海起神龍

不可端崖要歸於道所著詩文子詘桂階門人某某
詮次得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張公居正傳

王世貞

張居正字時大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敏絕倫十五爲諸生眇小而是時尚書顧璘撫楚行部而試其文奇之已得召見復大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明年舉于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而曰爲若異時鬪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自是又六年而登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爲嘉靖之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爲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默默潛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而時時稱老易以爲

能得其用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尋以妻喪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為人頎面秀眉目美鬚髯幾至腹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時嚴嵩為首輔而忌徐階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居正行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其門生自喜客于嵩能得嵩意居正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衆少莊憚之而有天幸毋為嵩耳目者嵩顧亦稱居正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居正待諸生嚴亡所究假而獨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遂以選侍 裕邸講讀王瀕賢之邸中中

貴人亦無不賢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進右諭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復預修興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代嚴嵩首輔盡以志事委居正而其所具藁草輒爲輔臣袁煒所削及煒卒階乃復從居正草進於 上中外目屬居正謂必大用矣 世宗崩階草遺詔頗引以共謀居正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 世宗實錄總裁經筵開爲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上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學士之五品僅歲餘而至一品其發進之速雖張桂不能過也時年僅四十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七人徐階最爲老宿與李春芳皆好折節禮士郭朴陳以勤皆重厚長者獨高拱很躁而以不得志於言路稍䌷李引去居正最後拜而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徐階既去位而春芳代居正意抑視之以爲不足與有爲而大學士趙貞吉入其位居居正下然自負長輩而材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謂朝事則曰唉非

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而與中貴人李芳輩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計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當是時　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居正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省議論謂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唇吻用舍决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　二曰振紀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

使兩可爲漏傍以委曲遷就爲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無人之家反重　朝廷貴近所謂蹤盜者欲上攬乾綱張紀法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卑賤必伸　三曰重詔令謂　天子之號令譬之雷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即報不得淹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閣　四曰嚴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以事不必考其成至於價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推曾少文者無用而兄議大言無當者虛聲而竊與倜儻伉直

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而易容或以卑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衆口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毁譽太易欲以嚴考課覈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　五曰固邦本訓近以鐲賦至半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捇以致水旱災傷坐視而不能賑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欲　上停免一切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精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一切取回　六曰飭武備則欲　上修　祖宗大閱故事張皇六師射

賜校排旅別技弓汰易老弱疏上褒諭下部院議行
於是各推演疏指事別爲演多至十餘條以媚居正
而所謂大閱者　上意果爲動令所司擇日行矣大
閱費不貲時方詘而給事中駱問禮顧言其非急居
正亦覺之乃復上疏請停止　上不允居正以善筆
札諸公有密勿疏草多委之如救給事中石星御史
詹仰庇停取戶部金三十萬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
其草皆自居正而同列李春芳陳以勤趙貞吉殷士
儋之見逐雖發之自高拱而其機皆出居正居正故
所偁厚者司禮中貴李芳一日言官有忤　旨而當

慫者春芳顧而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俄頃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耶　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請罰而後可芳請於　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後調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尋李芳以強諫失　上意秋鋼之獄而居正小屈後諸公去且盡獨居正與高拱在兩人相得益密會北虜請入貢通互市亦推居正贊之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支大學士俸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嚮者少師

階居正故受業知已也其去由張齊之爲拱而終忮然居正質言之李芳謂階久倦宦以是亟報許既許而心愧之階既去然約束其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必欲殺之嗾言路追論階不已而使其所親誣餙其諸子罪下撫按置獄事益急階求救于居正居正從容爲拱言階一旦叵測公負薄舊僚名拱稍心動而居正頗復爲撫按居間業稍緩而拱之客乃搆于拱謂居正納階子三萬金賄不足信也拱無子而居正多子一日戲謂居正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忽正色曰公

有徐氏三萬金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辭甚苦拱徐曰外人言之我何知以故兩自疑而拱之客謂閒可乘也日稍稍以居正過鬭拱而都給事中宋之韓遂具疏且論居正草成而居正知之走見拱而盛氣言曰公不念香火盟而忍逐我耶拱錯愕出不意曰誰敢論公者居正曰公之門人宋之韓已具草矣拱曰亟呼而止之居正曰公發之安能止之拱曰請出之外以明我心晨入部以某省叅政補之韓而其疑居正益甚拱又前後薦其所善中貴人陳洪孟冲掌司禮而抑馮保時尚寶卿劉奮庸疏擿時政

敗事語侵拱而給事中曹大埜則極論拱諸大罪居
正爲擬　旨譴大埜于外會廠亦坐譴或云居正實
使之或云偽大埜受之馮保莫能明也　上一日甫
視朝忽馳而下且蹶于陛閒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
福語且不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卽不豫
者月餘矣羣臣日詣　閤問安　上方卧瞑然輿肩
輿至內閣居正與拱驚出俯伏　上携之起而持拱
臂仰天氣逆結久之始云　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
復不了了而持拱袂步且至乾淸宮門始復謂第還
閣別有諭明日寂然而居正察知　上色若黄葉而

骨立神朽慮有叵測爲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授馮保即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爲何語第恚甚至閣面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内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不能荅乾笑而已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瞰我拱淺謂實然不復置聽而　上崩拱與居正懽然具　遺詔草拱復自具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斂司禮權歸内閣馮保聞之意不善也　上方諒闇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　上心而嫉所善言官四五人列疏論保謂必下拱即擬　旨逐之而使

其心腹韓楫報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居正陽笑曰去此閣若腐鼠耳即功胡不世也而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而逐拱居正既代拱首即請還錫傳吏部頃之　上御平臺召居正而諭曰　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居正金幣及繡蟒斗牛服居正頓首泣謝謂今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　上曰善亡何復賜居正白玉帶自是賜賚繁渥無虛日矣時　上幼沖虛已委居正

居正既得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既已大計廷臣於拱私黨多所屏斥而他不職者亦稍是復其　詔草請於　上召羣臣廷飭之謂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刓缺鑽窺竇隙巧媒蹊取鼓煽朋黨公事搒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詭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横生恩讐交錯遂使　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

務乃縱恣挾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翕訾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秉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竭謨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泥溺故常堅守途轍以　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干則　祖宗憲典其嚴朕不敢赦　詔下百僚頗惕然而是時

上當尊崇　兩宮故事　天子非適生而尊皇后稱

皇太后若生母亦稱　皇太后則別徽號于　皇

后以别之冯保欲媚　上生母李贵妃乃風居正以
並尊居正不敢違於是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
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　兩宫不復别矣
慈聖徙居乾清宫撫視　上主持國秉而倚馮保爲
重又與保供德居正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居正亦
自淬厲亡所受徇經筵開爲知經筵事修　世廟實
録爲總裁尋加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予一子
尚寶司丞上疏三辭不許而賜白金百兩文幣四有
副繡蟒衣一襲復力辭前命乃許之下　璽書褒諭
以風示百僚居正之爲政大約以尊　主權課吏實

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
風無所不披靡乃諭快於志居恒謂 高皇帝眞得
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 法宮之
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 今上
世宗孫也柰何不使之法 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
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以爲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
不易逮逮恐失諸夷心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
之卒不敢動旣至請于 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
以爲快漕河通居正以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
卯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

兌運及歲初而畢發發少罹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其價納民既樂于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兩訐當質成者其人各以私輒則稽故之至數十年而不決遂廢寢居正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爲期限行之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於居正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賜白金綵繡寶鈔年

潤加等居正有子曰懋修與其弟居謙俱試于湖
廣得中式懋修僅能成文藝主司有庇之者人以為
居正不與也而至會試不第居正斷斷修怨其主者
人漸減其意而是時吏部尚書楊博病免當代廷議
以左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南京工部尚書
張瀚推衡自謂官宮保當前敘而又素善事居正頗
以驕于公卿聞居正聞而厭之然亦惡守禮戇不能
骫骳如意故特拔用瀚瀚資望最凡薄其預推也衆
固已怪之自是忽見拔舉朝大駭益相率趣事居正
矣始內閣臣高儀不久卒居正以呂調陽弱薦代之

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差長然秩尚卑居正引之數
加恩至保傅調陽雖不敢有所持諍然内不甚附之
居正事取獨斷亦不復諮訪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
調陽擬　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
緣居正指益易調陽甚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
以見公調陽惟仰屋歎詫而已　上以師臣待居正
凡所下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
于翰林院白蓮雙蔕者三居正以為瑞進之　上不
自居歸德于居正而居正父母皆老壽無恙　上嘗
出蟒繡金髻裝重絲以手書慰諭賜焉居正故實無

居第乃大治第於江陵城使緹騎百夫長龍某者假
于陳　顯陵之便而爲督治舍宇甫建而馮保言于
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社稷之臣右曰股肱之佐
名其樓曰捧日又爲儷語以正氣萬世休光百年美
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白金千兩爲貲費於是全
楚之臺使者若監司郡守皆有賄巳環楚而爲臺使者
監司亦如之凡三載而就費直將二十萬自居正帑
者不能十之一矣留都之小閹醉辱一給事中其長
巳執而榜笞數日　且請　旨繫治矣而它給事中爭
上疏請究閹其語激居正取其尤激者趙參魯謫之

外而謂其欺幼主不道意以悅馮保也保故以德居正居正稍稍說其裁抑中貴人毋與六曹事毋輕銜命出使而即使緹騎尾而陰詷其短惴惴畢事幸不見擿爲以是怨居正而不歸心保居正念御史在外騎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訴責隨下又勑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而伉勁喜事者出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奪其職爲庶人而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所侵于居正也居正以經筵進講畢訴于 上詔此曹予欲市

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姦縱私至下錦衣逮杖而戍之
滇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視且橐饘亦逮謫外
御史劉臺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郎改居正擬以爲
德而臺居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俄出按遼東
遼東捷御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居正以故事裁斥臺
臺益惡居正且分不得免遂抗章極論其黷横十餘
事居正怒甚見　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上爲下御
坐以手掖之而曰先生起吾爲逮臺竟其獄以慰先
生臺至下詔獄　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遠戍之時物
議頗觽剥居正不自安乃陽具疏爲解得不杖而奪

職還里客有賀居正者曰公真宰相度哉居正遽頷曰不過宋宰相事耳古人殆不然蓋以輕處爲未慊也亡何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張四維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故事入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著元輔居正等辦事不欲夾之僚佐也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矣張四維字子維山西平陽之蒲州人少于居正一歲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以久次爲右春坊右中允充經筵日講進右諭德兼侍讀四維北人粗讀書自負能文章而實少所通會頗有幹用才於尚書博爲鄉

後進而尚書王崇古其甥也二人皆久任邊事以故
四維亦頗習之最為輔臣高拱所器重遂超爲翰林
院學士復超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轉左侍郎
崇古時總督宣大俺荅求入貢互市崇古以請于拱
而四維交關其間事頗有緒拱益器之而是時殷士
儋長吏部加太子太保矣又 上裕邸時與拱先後
講臣也而拱欲拔四維前士儋而入閣士儋不獲已
則以中貴人陳洪援取中旨得大拜以是心怨拱而
忌四維四維猶干進不已其父監賦長蘆累貲數十
百萬而崇古鹽在河東相與擅二方利彼河東者御

吏部永春怒二家之横上疏論劾崇古四維　詔勿
論而士儋謂四維有號可傾也四維復疑士儋之使
之以是兩相搆而給事中韓楫拱客而于四維有鄉
曲舊復指摘士儋士儋以是銜怨拱與四維而卒不
勝竟罷去有為士儋不平者復援永春疏指劾四維
四維意不懌引疾歸告歸未幾而拱復念之以修實
錄副總裁召同尚書高儀掌詹事府事將出而拱敗
復引疾予告四維既饒于財歲時候居正不絕而
慈聖太后之父武清伯偉故籍山西得四維重賂為
之白　太后得掌詹事府時呂調陽樸而老病數求

去不能當居正意而維禎精悍其督視修實錄功踰
于昔雖其出不盡由居正非其所惡也旣入內閣事
維居正居正雅亦相狎暱實錄成調陽加少傅太子
太傅而四維亦加太子太保矣居正加左柱國支尚
書俸顧再辭疏　上謂實錄國家最大典且一句一
字孰非出先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復疏言一句一
字果親訂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功而逾年以來
人臣苟効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酬則深獨賢
之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冀以少勵此輩　上始
允其辭爲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拜恩者皆不樂

而是時少詹事王錫爵遷詹事亦上疏辭不許居正以錫爵官不及辭而辭者當有激也意銜之錫爵伉侃自若尋禮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子興周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請避不允于是假其柄於四維而詹事申時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維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進御　上覽姓名則拔嗣修一甲第二人而召居正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貴先生之子孫以少報耳居正叩首謝出語人冀塞言者口而劉臺言浙驗虜款塞久不爲中國害獨小王子之部十餘萬衆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然其

人少弱非久即退而總兵李成梁悍勇善戰數却拒之東直者參寧福餘女直諸衛因夷好侵盜為不利成梁伺賊入輒刼其後擣鹵殺老弱焚掠輜重又以春中帥精騎掩之賊屋居不便移徙斬首鹵生歲以千計居正張皇其捷 天子數褒美加恩輔臣居正多辭不受僅受賞而成梁至儕五等爵位三公而兩廣之破山賊者督撫殷正茂凌雲翼所鹵斬尤多至數萬其爵賞亞遜左 天子謂居正運籌功多居正益重戚繼光若亦東南良將也既鎮薊門多挾南兵從而北人嫉之繼光懼而是時兵部尚書譚綸與繼

光以財通綸善御女術頗用于居正居正試之而驗則益厚綸以示寵繼光乃時時購千金姬進之居正且他所摹畫多得居正意以是事與之權諸督撫大臣唯繼光所攖欲爲不利繼光者卽爲之徙去之而成梁與二廣之賂亦接踵至居正不能却也居正性整潔好鮮麗日必易一衣冰紈霞綺尚方所不逮時錦衣大帥朱希孝所畜名書畫甚富且死裒其精絕者以識別居正旣露之於是日有進以博一解顏然尚不能當嚴氏之十二而他珍奇瑰異稍浮之矣居正天資刻薄好申韓法以智術馭下而士大夫之檢

黠者爭欲援其意張瀚以久任之說進然僅能行之藩臬守令而不能行之給事御史吏部屬譚綸用給事中楊言以飛驛遞之說進則兩都大臣諸方面之任成就民舟車就旅店食與貨商賈無別而其屬以公使行則馳驛呵殿道路不勝其陵替而遠宦者雖貴不任行矣省冗官則郎署多長僚而待補者累累無罪而褫祿矣清庠序則大邑之挾經就試者千餘人而獲隸學官者僅百之一貧書生改業而賈矣皆覩以為名美而奉行之人卒不能堅久以故見害而不見利然仕路為少清費亦歲十三四承平久姦盜

竊起至深入城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特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亦必黜得盜即報斬決以是有司莫敢飾情盜賊畏死爲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審者例盜邊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衆然往往取長繫不能完至庚戌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偏文吏不習見祖宗制創聞以爲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爲怨誹居正奮然身任之不恤也又以糧運阻嘗進若議通海運然不能得故時舟子長年而且謂山島多峙鮮能觸舟於是膠州一大僚謂有膠河故道自海入青穿萊而出可以避之其意欲通故河以利

其鄉邑而大條之上佐久滯淫不獲登八座和而請從事馬居正大喜命以侍郎兼憲職發青登萊三郡夫數萬人鑿之然河之中道高下不能達稍深則岸立頑迂道而其下多石費十餘萬金卒不可復而大條之鄉人未見利不勝謂發相與逐而祟之乃中寢然居正竟不罪此兩人而用之其自用類如此　世宗朝士大夫之言祥瑞者居正蹙額而醜之其秉政乃獨好飾祥瑞以上下兩蠱媚言及災異則怒而見辭色於是一切爲蒙蔽滿九載不上考請罷　溫旨慰諭如例賜白金麒麟繡御膳肥羜上尊外復加賜白

金二百兩坐蟒衣一襲綵幣八有副坐蟒者禁服也惟司禮首璫上所憑倚間得之而居正凡三被錫斐部具故事上進左柱國太傅予一子尚寶司丞璽書褒美給四代誥命賜宴吏部凡三辭不允敢後辭太傅而已　上將行大婚禮敘疑用情欲加恩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嗣陽等賜各有差慈聖去乾清宮將返慈寧勅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　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　先帝憑几之託社稷蒼生永有賴焉

因賚坐蟒蟒衣各一襲白金二百兩綵幣八有副居正修之外光動朝野尋馮保之賚與托寄約略埒是而亡何其父封少師文明卒同列以聞　上遣司禮中貴人慰問起止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　三宮賻贈白金共一千五百兩鈔萬貫彩幣三十皆有副白粲六十石麻布百五十疋香油薪炭稱是　上加恩居正雖踰于他相數十倍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出錯愕無尋見而最厚者同年戶部侍郎李幼孜等倡與辭羁　上冲年不能親斷機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遠去遂以奪情之說進而居正惑矣故事

首輔去位之三日則次輔遷坐左而翰林諸僚史衣緋以謁至是諸僚吏皆衣緋入調陽推不能識物情雖不遷坐左而不先期止其僚入揖有報居正者謂翰林皆衣緋抵閣矣居正恚謂我尚在而不復少顧忌我即一旦出春明門何望更入乃陽上書請乞守制而露意馮保使固留之時有識者皆以爲非然而不敢言之朝而王錫爵與其僚張位趙志臯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懋學移書李幼孜責使諫止且責給事御史不言幼孜唯唯而已而泄之居正居正怒甚　上遣吏部尚書張瀚宣

旨慰留居正瀚在吏部其事居正無不茅靡且以汗
濫數為言官所摘藉居正以安然不敢以居正奪情
為是而左都御史陳瓚北人也倡六部請留居正瀚
部馬自強斷持之未上而居正恚則請于　上罷瀚
昏耄勒令致仕矣御史曾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居正
吏科陳三謨故居正客也而迫于同事者小遲間居
正之怒之因蒲伏謁居正涕泣求解俄而疏亦上矣
用賢不能平約中行具疏請勅居正歸除服而後用
之然其辭緩而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繼之
則稍峻且微刺譏居正他事疏上留中不出馮保益

欲假居正指而居正恚怒不知所爲將擬加重辟于是王錫爵要申時行謁居正而請解時行不可錫爵乃獨身往質居正于喪所辭頗峻居正勃然且拜且曰 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且自剄矣錫爵辭不可已而居正擯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者復上章至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斁大倫何以師表天下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 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之何所利前是 上已下旨廷杖穆思孝八十謫遠戍用賢中行六十爲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覘諸臣宛轉血肉中不爲懾疏上

而中外壯之得　旨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蘇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無所不掃人情洶洶久不曉有奪情事事創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居正實應之街議巷槌至作謗書懸之兩長安通道謂居正且反不得已乃草詔戒勵羣臣諭所以留居正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憑保為請于　上宜之朝謗稍息于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璫魏朝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誥并為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造　朝而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　上許之

而日給酒饌二席月給白粲十石香油百斤燭二百
枝茶三十斤鹽百斤薪炭稱是計直踰于奉賜矣始
居正自矯飭雖不能無任情而英敏善斷捭闔揮霍
庶幾以爲有魏相姚元之風而其客面諛之謂漢唐
所未覩見至相率而有伊周之目居正亦雅自負不
世出爲劉臺等所擿志意漸恍惚而至是始知天下
之不見與思以威權刼之益無所顧忌居正謂羅倫
小豎子何所知其書當投厠中葢先朝成化前朝臣
稍有事寄者亡何不奪情自閣臣李賢奪而羅倫以
修撰疏非之其言雖不行而嗣後人稍自知愛非兵

卒無有言奪者矣居正之聞喪萬耕先生傳錄倫疏
紙幾貴居正知之以故追恨倫而亡何　上且舉大
祭禮故事諸受冊造聘皆勲臣主之而首輔爲副使
居正以有服不當與　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問
居正恐難於易吉居正蠱其事乃曰后爲天下母國
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　上恩厚即令之赴湯
火不辭而僅即暫時吉乎於是居正遂被紫横玉以
從事凡十餘日初給事中李淶疏謂使居正不服吉
不可以將禮而服吉恐非　上所以處居正與居正
所以自處夫吉禮非金革比也閣部大臣皆可使不

止一居正也　上荷惜居正幸更之居正雖甚惡淶
以其辭直姑切責而付吏部處淶尋補按察僉事出
矣錫爵意憤憤請以省覲告人謂相君不有父而君
故省父以形若短且君何以責相君深乎錫爵曰吾
自知父不知有相君且相君之自爲情而自奪之夫
上奪之可也今乃微　太后中貴人以要　上即
如所請不入朝不衣錦可也而今且衣錦而從吉即
從吉吾意其顙之有泚而顧揚揚自誇詡謂人何幸
躬逢其盛于是竟請告以歸故事大昏禮成閣臣第
有賞而無遷拜居正知馮保諸中貴之欲得之恩以

爲恩市而身力辭之以釣奇乃擬呂調陽進建極殿大學士兼七　同書侍張四維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各錄　子中書舍人而馮保等皆加秩蔭敘矣
上果謂居正讓而有禮賜　璽書褒諭累百餘言
命吏部俟服除而援　旨以請已報遼東捷賜居正白金百兩綵幣八有副先是　上所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而不名稱先生者獨　孝廟然亦諭而有之不以施筆札至是始兼稱元輔張少師先生且待以師禮而居正有奏謝亦自負以爲帝者師且引贊拜不名之禮隱然兼蕭何子房而有之人謂居正傲于

上而卑于馮保卽陳奢所不論也居正見人情巳
定乃始乞歸葬其父再疏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欽
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三月爲期葬畢卽
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　璽書敦論稱白金
爲印記曰帝賚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
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
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人謂古稱伴食同
事則有之未有伴食于三千里外者以調陽四維當
拂衣而調陽獨怏怏不樂然未能果也始居正念以
閣臣里居者高拱在未能一日忘而殷士儋多左右

與拔或能乘間以出謂徐階老易待挺蕩之自代遣
人布腹心於階階諸子且信之而居正復自念階出
而居正披召還任名位同相等而階前輩受業師不
敢据其上乃請廣內閣員　詔即令居正推乃疏推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
士申時行而時行已加太子賓客總不入銜且謂自
強資深當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時行稍淺當
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詔如之其辭同張四維
宮保一品階當　上自裁定即不爾亦當別具密啓
以請不應于推疏定之靡非欲自張大而輕自強等

體自強伉直數與居正左自分不敢望之人以居正
是舉稍不易云申時行者字汝默蘇之吳縣人舉進
士第一人爲翰林院修撰初從外家姓爲徐久而後
復之時行美姿容秀目疎眉性溫茂有體顗而不促
󠄀顺能詩文善筆札見者無不親之初以王父憂歸服
除補故官與同年王錫爵善錫爵與相切劘不苟取
與久之副順天試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選充
經筵日講官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預修　世穆
兩朝實錄尋爲　穆廟副總裁進左庶子掌翰林院
事　穆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久次

轉詹事再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兼學士　世錄成
加太子賓客食二品俸時行以文事受知居正又藴
籍不爲崖異居正愈安之且念權寵盛多樹敵欲披
一二後進爲之繼而得時行旣入閣與四維皆自昵
於居正談笑無間居正當行　上及兩宮賜道里費
爲白金者合千三百兩綵幣十六有副旣　朝辭復
請見于平臺　上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重傷
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
倚居正乃勸　上以大婚之後宜撙節愛養留心萬
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爲之哽咽墮淚爲居正奏辭

慈寧宮　皇太后復以銀八寶六十兩賜之所以慰
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中貴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
官皆班于是所經由有司飭厨傳治道路然意居正
奔喪或參用凶禮則飾白羅傘幔執事輿臺胥吏之
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羅列
禁衛千兵百騎前後部鼓吹光彩耀日于是復皇恐
相率易緗綵一新復費不訾前是居正父初死巡撫
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幔輿以謁
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于袖而戴之已
改加經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太夫人不出跪

于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坐太夫人傍有小閹侍居正所私留以役者也太夫人覶而謂陳君幸一聘睞之瑞拱立揖閹曰陳瑞安能爲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公公者中貴之尊稱臧獲見而呼者也太夫人亦爲之啓顏至是陳瑞已遷刑部右侍郎復與鄖陽都御史徐學詩及司道守令會葬所以賻遺不可勝計光彩傾遠邇時有同年御史于業者罷久矣而與居正故善來會葬至墓所自詭工堪輿言密語居正吾相地多毋喻於此者是且有天子氣居正懼掩耳禮而趣之去旣畢葬且還朝而

兵備憲臣與分守關帥約請居正閱操用大帥禮居正欣然許之改服　上所賜綳蟒以御禮成大出其金幣勞賜加等時遼東續奏大捷　上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而大學士呂調陽内慚堅所累疏乞休矣居正疏以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而後上道于是内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居正亟還朝　上遣錦衣衛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爲日以俟汝敬陛辭錫之白金彩幣而令中貴人侍太夫人以秋日取江路繇眞州上汝敬至居正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

報矣　上皆有　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蘇吳守巡建
而蹕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尚
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有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爲前
驅約束吏卒于暇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眞定守
錢普創以共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
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箑炷香凡用卒
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
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眞定守無錫人獨能爲吳
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此語聞于是
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道經襄

王出候析簡要居正宴故事人臣雖貴極公矦謁王
執臣禮居正不欲執臣禮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
直入至偏殿且賓主而出王者之有北面自裏王與
居正始也過南陽唐王亦如之諸撫臣爭相競以異
禮待居正而獨保定之孟重爲甚雖同事者亦羞稱
之居正入則孟重以兵部侍郎起佐京營大帥矣居
正旣過良鄉抵郊外　詔遣司禮中貴人何進宴勞
于真空寺口諭先生以午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
質明見而　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入
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

明入朝　上延之乎臺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
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良久乃予假十日而後
入閣仍賜白金百兩彩幣六有副新鈔三千貫雙羊
上尊御膳因引見　兩宮當居正之歸日而御史趙
應元以候代襄陽不及會葬既得代而中悔恐獲罪
于居正上書移病歸前是有　旨御史在外不得輕
移病非撫臣爲代請而移病者都察院糾察以聞然
亦視爲故常莫有舉行者而居正之門客僉都御史
王篆時佐院吏脇其長陳炌使論應元特呂調陽以
疾在告不出而張四維等擬　旨特斥應元爲民中

外知其自感懣懣而戶部員外郎王用汲逆劾以非法陷應元阿附權臣應元不當罷且謂星變而考察所懲抑者皆居正所不喜宜斥炌而留應元其辭峻

詔奪用汲官亦爲民居正既見用汲疏怒甚辨其事謂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指畫注施一槩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奸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濫謗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恿摭嚇冒險釣奇以覬幸于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

權之論今日用汲汲阿附之言夫專權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罹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為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夜念之寒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之　聖明之前遂以明告天下之人臣是顧命大臣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

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國家之事如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　上聽紊亂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　優詔褒美居正累百餘言戒飭言者然居正意欲遂治朋汲而以四維等輕之遂厲色而待一語不接握筆縱横了無顧盼成捧手受成而已及秋而魏朝奉太夫人所經由游步皆設席㡘張𥿄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爲之導護遠邇㸑

趙將抵京　上遣司禮中貴李佑郊迎與魏湖緹騎隊鳴鼓前列旗幟衛守　御道而過觀者如堵　上復遣中貴人賜金叢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細蟒吊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　兩宮之賜尤有加所以慰諭居正甚于幾用家人禮居止乃亦懷製其妝綺繡奇器寶玩以進　上及　慈寧宮所費劇集而錦衣親帥劉守有史繼書皆受役如奴容爲之收斂繼作矣高拱之逐其自出居正而有王大成獄居正復與發而旋救之拱既內恨刺骨而與其權與文深又不能不外示戚居正始歸葬道新鄭拱已病若痱

故爲篤狀與誚居正撫之乃大哭謂往者幾死馮璫手雖賴公活而璫意尚未已柰何居正笑曰璫念不至此且有我在無憂也居正歸而拱意其不即召使使賄太后父武清伯謀之武清伯納其賄不得問居正既入而知之誚讓良苦拱既失賄而知其洩憂懣發疾死居正爲請于 上復其官予之祭葬之半而殷士儋歸歷城其谷戚爲閣中椽與故 裕邸中貴人善謀秉居正歸而用士儋居正復切責此椽怖而不能食數日死馮保有所私門下筆札人徐爵居正爲擢用之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又使其蒼

頭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謀使游七入以告徐
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游七亦入貲得官
勛戚文武大臣至翰林給事御史多與還往通姻好
游七具衣冠報謁據上坐為款宵飲歡呼無間居正
固與馮保通關然意忌聞張四維之私結保也詗喝
止之四維以是恨居正益甚俺答入貢久而以兵西
過回夷使使之烏思藏迎所謂國師鎖南堅者創招
提利以居之鎖南投書上居正乞賞而術以大士像
鐙鐙金剛結居正疏聞且辭　上褒稱居正輔理勳
猷宣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垂拱受成深用嘉悅勑

受之而別爲答賜時　上病痊愈御朝羣臣皆廷賀而居正以持服不與復爲之御平臺以見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殽蒸上尊執手使視顏色居正稱賀因勸　上慎服食戒色欲　上曰　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俱未宜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而後鳴鐘鼓見羣臣嘉靖末徐階執政而李春芳在禮部患宗室日藩衍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相計議爲宗藩條例于封襲婚娶子女名數祿賜之屬苛爲之限至是居正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或議擬不定或一事而或予

或發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
法與情乖輕重失當者皆指實言之請下禮部會議
入奏與遲半報可居正于諸藩王賂却不受亦無敢
以私干者而禮部尚書潘晟于居正前輩頗諂爲恭
謹其在留都率九卿疏請亟迎居正入朝居正憐而
用之而漸知其頗納賂爲藩王道地不悅也微風言
者論去之而超用刑部左侍郎徐學謨學謨少亦工
文章通曉吏事而其守荆州能爲民抗持景王侵占
沙市適居正爲編修使歸治妻葬學謨禮厚之甚以
心德學謨旣貴用事學謨兩遇劾歸居正俱力持起

之田間自是凡四任皆不離居正鄉土未久輒遷自成弘後百餘年來禮部尚書必翰林擢嘉靖之初上以席書言大禮當意由他曹特遷言路攻之十餘疏不止而學謨自刑部擢亡敢有出一語者人謂居正威在　世宗上矣居正始所與姻家刑部尚書王之誥之誥自用兵事敭歷中外不盡由居正顯而又數與爭論以養母歸其所善者即同年侍郎李幼孜嘗爲郡守見辱於儒生居正爲左右之不十載而至八座居正復與之通姻遷工部尚書幼孜無他長以講學博士大夫名每見居正輒語移日多布腹心及

虧得以撰援引所私而將一進逆耳語以示忠亦所
他所為李情摘權事未嘗不開辯引之出則傾身以
交抗直聲者謂吾力言之如相公不聽何殷正茂為
戶部尚書進大珠塊寶天戩爵以媚居正而得用幼
孜與正茂爭寵而妬數嗾言路論之歸而王篆入吏
部其見知愛甚於幼孜數為居正言幼孜時時在外
揚相公之愎諫而已力彌縫之冀為異日地居正欲
伺得而悉之幼孜以疾在告居正授一札曰吾憊矣
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柰何幼孜懼遂以乞歸居正弗
許也而以曾省吾代領工部省吾居正所取士也為

人貪而巧媚小有文其撫四川而備軍與乾沒萬計入佐兵部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至是代幼孜而居正之門人梁夢龍自薊遼總督入爲兵部尚書其品在下中尤善媚吏部尚書王國光山西人與四維同鄉有連恐居正之疑之而篆從傍爲耳目於是六曹咸傾心事居正雖對妻子牀第無不稱居正賢者其始士大夫之諛以伊周漸謂爲常談不能得居正色則進爲五臣又以有稷契皐陶不爲重則直進之舜禹而居正亦恬然不以爲駭怪至中允高啓愚之試士遂以舜禹命題非必有他意也而諸當事者紛紛目

啓沃勸進矣時　上漸備六宫太倉所儲金銀多所
宣進括正乃因戶部進　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
入額皆在其内錙銖畢盡今萬厯五年歲入四百三
十五萬九千四百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
九千八百餘金則已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
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
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金則已多四十萬餘金質之
該部云因諸省責逋蠲免之不時追贓人犯財產之
已盡奉　旨取用之屢下是以入數減而出數溢也
因甚憂其不可繼而請　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

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　上復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居正亦以利不勝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面爲委曲以請得損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　上多曲從之

一日　上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而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屢無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屑榆皮爲粥不早賑之則相聚爲盜賊之不可緩　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復奏　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賜允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

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
令給事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云請蠲則曰不敢請
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推調支吾歸怨　君上即積穀
一事屢奉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有自理贓贖木
價佐公家之急則將焉往臣等不勝憤懣竊以為此
非若遇　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　上怒曰審爾何
不重處之居正拜領命乃又曰邇年正賦不虧府庫
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爽今江南北窮甚矣河
南風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　皇上加
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

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尤大 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即賞賚亦故事耳無所增加居正又曰夫故事者適年之所偶行遂據以爲口實非 祖宗故事也 世宗朝用最爲不節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十萬而隨取隨用常告乏者故事必不爾也願 皇上留神 上首肯之于是有蠲貸而督責來行者之旨然如矣江南貴豪如華亭金壇上海各恃勢若奸滑巧避匿而不肯完賦者與瀉鹵蠏螺之民錯莫知所

辨析務正閑而深恨之以是選擇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起而民不勝箠朴則相率而歸怨居正國家日益以富閭閻日益以貧然功與罪實相當時令務正服將除而　上宣召吏部問期日于是手勅元輔張少師先生忠孝兩全今制服已滿朕心加慰特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金壺一把金盞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臺召對以後朝參經筵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使中貴人張宏引見慈慶宮于宮門叩頭　仁聖皇太后賜白金文幣尋見慈寧宮禮如慈慶而　慈聖皇太后慰

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壺臺盞金筯白金彩幣輩素
飦食十二器酒十瓶使張宏侍宴甫就職而吏部以
大婚勑諭請特　詔元輔社稷重臣受　先帝顧托
翊戴朕躬以及大婚弼成治理勲績茂著復加太傅
增歲祿百石先錄錦衣千戶嗣修爲指揮僉事於南
鎮撫理事居正復辭太傅而受其餘壽吏部復舉居
正守制月爲之請十二年滿加恩復再辭　詔復加
慰諭凡百餘言謂卿之所處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
世特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勛勞簡在朕
心當別有酬眷特復當會試大學士申時行與學士

許國爲主司而居正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中式矣居正邑　上謁諸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則隱然復子明辟凡再　上而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受　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與此念居正乃出而嗣修狀元及第矣敬修亦在前列而甲徵次之皆得禮部主事而皆邑邑不樂人爲之語首甲幸有三人云胡踰此二子而懋修與嗣修共列史官每出則衆相指而詛或作俚諺書而黏之官牆門下客至引以相告輒得外補王

參與脅省吾益横南北給事御史則脅作舟王蔚秦耀李選朱璉顧爾行為之牙爪而作舟璉尤恣肆巽鄙無恥人所羞而不道者而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抗章言時政不便數事皆陰以指譏居正之操切居正怒欲譴之吏部尚書王國光為畫策曰譴之是成其名也且或以動　上聽某請為公任其怨不旬日出為楚府左長史蓋杜其遷轉故也又半歲當大察斷南京吏部都察院夫之時尚書何寬與郎中李已不敢抗而是時抗居正者穆懋孝元標皆已遠戍督撫大臣故拆撐之使不堪冀以闇于居正取一快而

王篆且久侍居正知其不釋意於劉臺以是乘間使其鄉御史賀一桂嗾怨家疏其盜竊不法數事於是江西之巡撫王宗載巡按陳　下有司悉為之證實而遂東巡按于景昌傅會之坐遂戍而繫追其贓金又繫其父子踰歲以償不得則別以富人犯法者覔其罪使為之償而後遣戍至領外無何飲於其戍主所歸而暴得疾以死或曰戍主有所受壽之也而是時王錫爵歸省久之不出其女得道仙去有所奉大士土真俾錫爵與其友大理卿王世貞築室于城居之而女仙之蛻附焉錫爵屬世貞為之傳語頗傳

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此奇貨可以賛居正也省吾遂爲維垣具草與承南先後論劾錫爵等語甚危冀以動摇　上意事下禮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居正攘臂謂此妖孽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　慈聖在西宫聞之不懌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批根之居正意絀而學謨方盛氣以見居正笑謂此二人者皆君鄉人也事甚小且已往不足道學謨㷀然而退遂停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報閣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錫爵家近王篆與省吾

意未慊則風陳竔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桉
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且因以孳錫爵士楚
之初爲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旣至
嘆曰吾鬻者猶豢豕也而今乃使我鷹犬耶且吾已
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居正竟亦
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懋
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于
居正而懋學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
故都御史海瑞諭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
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檟嗾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

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慣詷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
補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正意不欲
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
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乃餓殺其人于獄而寢其事
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
疏成斥者皆丢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
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于是因大計疏請錄諸成斥
者姓名于察吏後而務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諸成
斥人皆非外僚不當與察而成者已重于察吏不當
拘例拘而罪且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敏激

人也而昏誖若此知其不久矣　上之初卽位馮保
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扞格卽以聞
慈聖而　慈聖素誨　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
可耳卽使張先生聞之奈何于是　上甚嚴重居正
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　上不能一切從順　上漸
長而厭之時　上左右孫海客用則　乾清宮之用
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參佐周海則兵仗之領局
者也皆貴幸而不甘保之見凌　慈聖乃使保捕海
用杖而逐之南京爲小火者發孝陵種菜居正請於
上謫海用處之輕復例爲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

德秀泰及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言利監中貴及內侍皆勅令自陳　上裁去留因勸　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祇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耆儒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　上追于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　上初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偕儒臣紀　高皇帝及　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日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

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
戒遊佚曰正宫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
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
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
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
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
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
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　上言動與朝內
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
上肯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

上爲召吏禮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　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中貴張誠賜白金三百兩綵幣四十皆有副坐蟒盤蟒各一襲酒六十瓶鈔十萬貫饈餼五卓羊豕鵞雞餳蜜油麵果菓薪燭之類多以千百計手勑褒諭稱其精忠大勲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及禮吏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學士奏錫宴禮部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已　明典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

時論　材亦　有銷　詩言　以詩　文初

皆驚怪以爲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
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僚寀者四維等事
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内而不給
則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
痔而脾弱不能進食使醫治痔以故尋下墜結而不
能暢不獲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
大腸亦遂出月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
以爲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
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設醮祠廟爲居正祈
禱者吏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

[illegible]止

赤日中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藩臬亡不醮
矣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合賂其家人以達取
一啓齒而已　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
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後憊甚不能
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遼東復以大捷聞居正
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子爲指揮僉事者進同知
而四維亦加少傅太子大師建極殿大學士時行加
太子太保居正病益亟不可爲乃疏乞歸　上復加
優詔慰留稱之爲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而
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首爲前禮部尚書

潘晟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而後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爲奸邪　上爲黏之御屏潘晟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馮保晟故所授書者也强居正使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有所主矣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一言而以貌羸甚惡人見之臥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絶矣訃聞　上愴悼輟朝賜齋壇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　兩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與潞王合賻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爲斤者燭爲

對者以千計薪爲斤者以數萬計祭九壇復增七壇
大約視國公之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遣營葬
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護喪歸其子
編修嗣脩等疏辭謝　上報諭朕念先生受　先帝
顧命鞠躬盡瘁殁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禮中貴人
陳政護喪歸俱令馳驛居正之喪與輜重凡七十餘
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于是四維始爲
政而事漸變矣馮保亟爲　上言起潘晟爲武英殿
大學士使行人即家召之馳驛來京晟鄙而貪士論
所不齒一旦脫廢籍大用亡不媢且笑之者而益以

追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欲爲晟下于是合而風給事御史數上章攻之四維雖以馮保故擬 旨留晟然無所褒美第云爲故輔臣所薦而已以示輕晟意馮保不悅也而御史薦吳中行等諸臣當用馮保怒而黜之而給事中御史有詆居正時政者居正之客許大臣猶持不肯行於是徐學謨歸女于時行之少子以自固而馮保以病在告少時給事御史復乘間論劾晟晟上疏辭四維擬 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返駕馮保病起恚曰我小病也而遽無我居正之黨王篆曾省吾朱璉微知之且謂四維之

且甘心於居正而逐我曹因委身自昵于時行還往
無間而是時余有丁亦得入爲文淵閣大學士矣
皇太子生　上喜甚因上兩宮徽號頒詔赦天下四
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進少保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而有丁遽加太子太保遂無以杜中官
口而馮保至錄一姪都督僉事矣張宏以下爲錦衣
指揮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
故事難之保漸曰爾由維得今日耶而負我于是篆
省吾行數萬金焉保與懽接得從容言四維短而亟
稱時行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逐陳玠則

後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珍所造士也而省吾以陵工
輒進太子太保御史某者篆所厚也遂上書極論王
國光而中謂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
主事四維避嫌不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干工部覆
謙交代疏以御批責其鑽刺而謫之於是言者紛然
起攻四維窘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賄於
是時行小訓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之與謀遂水
火矣國光既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梁夢龍
王篆不敢違遂推夢龍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
訴至相擊朱璉復爲之交鬬其間遂不可解而　上

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密詗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横狀聞　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上心動而馮保又以止　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挾入宫禁爲保擬旨挾詐通姦諸違法事而它復論曾省吾貪邪縱欲欲以背上而　上已執馮保禁中矣于是御史江東之遂極論馮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省吾勒致仕而謫馮保爲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

奉職從徙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貫瑰異以萬計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內藏爲充牣而　上益心艷居正疑其贏積或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詗疑恐喝士大夫尚畏之其銜恩者趨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試于南都試南都者九卿給事御史出郊迎巡按以下爲之飭傳舍具郡供提學至檄屬邑之雋同經者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日至暮美酒粱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自具草使同號者酌量之且代爲書唯坐飲啖耳竟得中前列而

其鄉之試者亦與選人情益憤懣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并論劾居正三子躐取上第　四維之子甲徵已為山西之第二人時行之子用　[illegible]天第六人而次子用懋官浙籍與選如篆矣四維雖恨居正而畏其不利已乃不復窮究而第摘省吾篆之亂政悉削籍為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為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是居正始奪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為一空而吳中行趙用賢等皆召還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魏允貞

見四維時行之子先後預薦而亡有及之者意不平乃于建言疏陳譏切時政而謂二相不改居正之覆轍而私其子坐貶二相皆有疏辨時行尤齦齦強飾而其後執政驟遷允貞至吏部郎以爲差善補過云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謫罷削者亦得復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紀且盡矣時行既已爲王篆輩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四維語時行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之有春行必有夏何俟煎迫耶時行起不敢謝過唯默默而巳而甲徵用嘉復

發第四維喉其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攻尚
書徐學謨以背　上學謨斥即攻時行草具將上而
四維以父喪歸矣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百餘萬而
尤納賄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於
上左右張鯨張誠諸用事者使爲間曰時行故居正
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覆露之矣　上頗心
動久而察知其無它得稍自安而御史羊可立者亦
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構成
遼庶人憲㸅獄遼庶人之妃因而上疏辨冤且曰庶
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　上喜以可立藉

居正乃命司禮中貴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勘故構王憲㸕事王憲㸕者其父王堯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卒太妃閔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而坐王憲㸕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憲㸕以是慚恚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死居正心銜王然王淫酗暴橫其國遠近皆姤之彈劾屢上後遂至削國以幽死當削國時居正雖在閣然不甚當事所謂金寶者譬語也張誠等行則居正諸子頗侵夜焚毀其奇貨禁物而荊州守令以御史

意先期錄其人口出而子女遯避空室者不及發巳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曹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于是　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追究亦小緩矣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之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篡禪受且旁及諸黨人時行擬　旨留啓愚而報處其餘於是吏部楊巍等駁此

呂爲脫脉中人以大辟若　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
旨下雖出此呂于外而奪啓愚職焚其告身給事中
王士性等寃　上旨所向遂極論楊巍且謂時行實
竊居正而去之于是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
爭席之地幾成訟庭於是彼此相率而詣中貴人求
援時行巍雖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
居正不已以媚　上于是復勑法司盡削居正官秩
奪其前所　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
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脩
俱發戍烟瘴地方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能發大奸

遷京秩有差而時行等自用　聖誕推恩時行加少
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
淵閣大學士共賛化先四維時行惟行萬金張宏張
鯨等始獲稱元輔每淵賛畀于余許明年雲南上猛
酉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有丁
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加少保武英
殿大學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宗川殷公士儋行狀

于慎行

公諱士儋字正甫其先自濟南武定州徙籍歷城高祖贈德府審理正旺配閻夫人生贈少保公衡景泰癸酉以禮舉山東省試第五仕至德府審理正配李夫人生贈少保公畯以禮舉成化庚子高第竟不第而卒配武夫人生洪麟即太公贈少保信軒處士也配郭太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已而誕公公生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即能言且善識事誕

日示以貯盤取筭書枰及石印一它不復視家公奇之始太公輒于厤數公生五歲即教以干支月建時遁之例因能於掌上推衍或賓客滿座各舉所生歲時問之公一一屈指無遁容咸驚嘆一日謂太公曰厤家所載止六十年過此者我向上推衍百歲千歲以至無窮皆在我指掌中何不詳載之太公大笑然私心異焉七歲遣就外傅章丘翟公數過太公所見公慧一日飲而樂輒起請幸得少女備郎君箕箒客從臾之輒合袂爲約翟公歸告其母母曰奈何嫁女他邑怒然翟公顧私獨喜以爲得壻其後翟公有吏

事繁客歿郡城太公殯之客位如居兄弟喪以致讀其子翟公母乃嘆曰吾子知人然亦未卜公之貴也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蔡公經建湖南書院試郡邑諸生拔其尤肄之公以垂髫與焉公在諸生中最少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力奈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公既有名諸生而翟公已前客歿家益貧落於是夫人未笄而歸太夫人女奩之三年而後剛見太公故精易數占事奇中庚子將秋薦且省試謂公若茲必第第且與曾大父合符

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也靠而志之豈是歲公以
禮與省試第五生十九年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
泣已而以青一函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
事也幸而試吏毋虐百姓以負朝廷公曰不敢以志
歿之日逝公既以外艱未即偕計吏乃授弟子室里
中不給薪水又恥稱貸往往歲旦鬻楮書春帖太夫
人剪綵爲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
此丁未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内館公故有
儁才明識而又力學淹貫其爲文賦數居上第已酉
授翰林檢討壬子滿考贈太公檢討母封太孺人是

年奉命封伊周二藩事竣便道過家展太公之墓又奉太夫人如武定上冢大會內外宗人旣乃報使時公仕爲法從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修業文史殊薄或不自給太夫人在邸中至課奴蔬爨家人習于儉亦咸安之乙卯檢討六年考滿丙辰同考禮部所取多知名士丁巳太夫人病思歸公乃上書御母還里戊午太夫人沒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肉諸儒生執經從遊者甚衆公益覃思著述足跡不入公府壬戌起詣闕會穆廟闢閣潛邸　世皇精簡儒臣輔導以公參講讀

公以天下治忽係之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冀有所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權奸女寵宦寺外戚之禍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　穆廟

天授聖明每奏一篇輒斂容深納左右侍臣聞其敷陳亦無不凛然變色易容者九年考滿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檢討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丙寅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穆考即位以公講讀勞宜

賜白金文綺丁卯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晉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疏辭不允以大

慶覃恩大父父皆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大父母皆爲淑人　世宗皇帝梓宮入
山陵以公扈送賚金幣　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
日侍講讀賜宴禮部賚金幣踰月改吏部右侍郎兼
官如故有詔修　世廟實錄以公充副裁官賜宴禮
部賚金幣是年郡夫人病卒長安　上以公講讀舊
勞特賜祭葬公以六月上書送喪東歸詔賜乘傳並
賚白金文綺爲道里費踰時而還其明年戊辰大計
羣吏時　上新即位銳然更化圖理公以職佐太宰
俞其講條不顧坐曹治事太宰楊襄毅公召問郡
國上計吏行其殿最公以故事出贖所廉判治迹纖

悉具備楊公多所倚決事竣有詔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府事公再上疏辭温旨褒答不允先是公以史官淹滯且二十年至是從五品宫僚一歲中遷至上卿而同事少師高公已前 世廟時爲相及 穆廟登極少傅南充陳公太師江陵張公皆以爲亞卿學士以其年並相而公名在後以次稍遷故未即拜然 上心日夜已嚮注之矣二月會試天下士命與少師李公典之其月 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碗佩刀諸物四月以 皇太子立覃恩大父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大母母皆

贈夫人任一子太學生五月選進士三十人爲庶吉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故事教諸吉士或以其成材多所寬假即課文括誦要以中程即已不甚較數也公念　朝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効故日夜程督諸吉士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爲質諸吉士各務溫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丙夜公是歲以災異詔問九卿大臣用人理財之策各以便宜條上會其時諫臣石星詹仰庇嘗言事忤
上左右杖奪其官又中貴人乘間多所求請及內帑金綺乾沒不貲有司莫難也公疏以爲　上即欲

用人當責之主爵比臺諫以直言中法不得洗沐吏
部胥請錄用並觸階罷矣理財責大司農而內帑錢
穀所增耗數主計不與知乃又求請差遣紛紛無猒
如是即條奏山積何益請宣詔大臣咨諏理道凡用
人理財專空但董成部臣俯垂聽納則寔致自修而
災異可弭疏入中貴人譖曰藩府舊臣乃不以聖斷
爲是反爲言官地以明主之失　上亦不爲動而益
眷遇公其年九月大閱從賜衣一襲十二月大宗伯
缺命公回部管事宗伯議上卿與條例及宗室謚法
名封勘報之規一洗舊習庚午正月朔望日月交食

公兩疏請布德緩刑受言省用及飭內外臣工講求利弊問民病苦各數百言皆侃侃激切初公在府日侍講讀及掌太宗伯不與　上還宮問狀左右以願職對　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閣講官士儋久效勤勞加恩一階進太子太保食冊封四妃以公充副使賚金幣時經筵日講或以冬夏輟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又請進講祖訓昭鑒諸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　上皆稱善從之時　今上在東宮睿質長成公兩上疏以國家舊制東宮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臣等規畫儀

命以奉　上以東宮方少未即從其後二年乃出閣如故事以公預請故也是歲天下大比士于鄉公以有恩詔選貢諸生集太學用祭酒孫公鋌議請增兩京制額各十五人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祀其後　世廟從祀醫請作景惠殿于署常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爲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而列于醫師之中使句芒四佐配享其側于禮不協請毋祠于署而進歷代醫師祀于一堂歲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嗣以親兄弟若

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薨無

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請以攝府將軍紳熿嗣禮部

議紳熿雖定王姪其寔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

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至　穆廟即位又以吳氏疏

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以肅宗人疏請結　上左右

爲內主公再疏執奏　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下王無

以塡之其令紳熿嗣王公又三疏力請以爲朝廷所

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尊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

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既違成憲且　二聖明命赫然

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

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于天
下疏入　上意堅不可回乃進郡王攝府食將軍祿
如故其後緝熕竟封爲親王則當時郡封徒以公在
詘也自　上即位再郊未舉慶成之典是歲冬至大
報以公請舉如故事是禮不行者四十餘年諸司業
憤或無可稽考儀文樂節亦多殘缺公乃博訪故老
詳核令甲肄習禮儀奏定位次是日百官與宴者咸
相忭賀以爲盛遇矣故事殿廷賜宴五品卿丞若經
筵侍從近臣列坐中左門下他郎臺諫史官具列丹
墀而道家羽服之流或以六品列坐門下公請令降

列丹墀序于太常祠官之後議者韙之是月詔公以
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公再疏辭溫旨
褒答不允十二月虜大酋執叛人趙全以獻用運籌
決策褒賞輔臣加少保晉武英殿大學士官一子中
書舍人賜金幣公上疏辭廕請給曾祖以下一品誥
命 上不允其辭而從其請于是祭理公以下三世
祖考皆贈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三世祖妣皆贈為一品夫人辛未二
月冊封六妃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下生志趣雅
在守分知止泊于世味嘗從方外遊人受養生之訣

以盛年入相倚藉方隆以居常思歸不甘寵利是年十月累疏稱疾乞骸骨歸田里溫旨慰留者三志不可回疏至四上　上重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乘傳還里遣行人護送有司月廩四石歲給輿人八名蓋是時甫五十公既退居里第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常產又鮮生殖貲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公即故湖南書院與立期會部使者蒞之下記所司

爲諸生供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
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龍吏家居者月旦會飲或
遊山水之間亦頗聲爲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
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嘆曰嗟夫造物
不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　上恩
遇位至公孤于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攏畝
享無爲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于人間
世矣方是時公年鼎盛海内日偵其起郎　上及
太后亦數數問殷先生無恙語頗聞外廷而公固已
與世忘矣萬曆辛巳冬公忽病股腫輒戒門人子弟

趣爲我豫後我其不延明年壬午春公日癯至六月之朔病利下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荅至其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治葬贈太保錫
謚文莊

光祿大夫柱國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調陽行狀

吳國倫

頃歲文簡公自政府請告南還攜其伯子祠部君道興國省族展墓視其所治新第且與國倫約婚爲遷復故土計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國倫送之富口別焉公執予手曰先少保命諸孫名皆從興者志不忘故土也頃未及還而下世予甚痛之明年予其家來菟裘於茲矣于時病視公已有病色然猶與諸鄉長老子弟接強飲食不倦去既越歲國倫走一使省公則

公病已去體而神氣益王心竊喜之其冬仲子諧計吏北上亦迂至興國稍稍視生產存視故遊公命之也問公起居曰亡恙海內蒼生方望公復起越歲未兩月祠部君使其從弟興訓以計來矣嗟嗟傷哉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其先楚興國之大冶縣人故居茅潭里洪武軍興籍民家子實伍而公之遠祖文勝名在戍籍中五年戍天長六年從戍桂林然率易歲一人踐更未有家桂林者家桂林自公曾大父鑑始鑑娶于劉生綱綱娶于宋生璋自號古愚子即公父綱自少負奇析節讀儒書補郡弟子員尋

與宋夫人早世而所遺孤古愚公屬在襁褓笂笂依劉大母撫而成之弱冠補郡弟子員由貢籍仕爲徐聞令徐聞人至今尸祝之又古愚公與其配張太夫人並好行仁義里中里中人無不願呂氏滋大者生二子長應陽爲郡諸生卒次即公公之初生太夫人夢巨蟒入室蓋異徵也公生而早慧特達年七歲會古愚公遊太學公尚未命名太夫人遣之就塾師持周散騎所次千字授公公欣然循律呂句而視其師曰茲吾名也因名古愚公聞之大喜曰兒志不凡哉稍長受易多所博觀史傳語而爲文益奇比初試即

爲督學上海潘先生所識扳謂桂林一枝當遂爲國
棟嘉靖甲午舉于鄉是冬始逆朱夫人歸歸一歲卒
戊戌從古愚公之徐聞讀書縣廨庚子歸自徐聞且
治裝北上屬聞古愚公得調遂不果北而復之徐聞
扶侍古愚公還辛丑冬逆張夫人歸壬寅公卒業太
學聞永康程文恭公方聚徒談名理乃執贄往見文
恭與語大奇之公因僑寓隆福寺下帷三年益自師
事文恭公日益崇性命之學一切聲利不入其心甲
辰一未兩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曰士不難仕而
患學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庚戌舉進士廷試一甲

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公雖以文學魁天下爲　天子史臣然自視逡循一韋布耳辛亥迎古愚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匕筯張夫人進羹湯曲極誠欵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夜寢中煤毒公從夢寐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者起而排闥入視則二尊人僵臥幾不能喘息公自激清泠水數斗沃之始甦人以爲孝感云癸丑以編修秩滿受封父爲文林郎母爲孺人是秋公以二尊人思鄉土上書扶侍而歸歸踰一歲意猶戀戀不忍去庭幃二尊人以大義趣之乃復如京師共史職丙辰春會試　上命爲同考官

所取多海内名士時分宜柄國士多附其黨而鼎至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分宜卒亦無所加公丁巳奔父喪已未又喪太夫人公哀毀骨立獲存草土者五年雖親暱罕見其面壬戌服除起家取道過大冶省族爲文祭其五世以上諸祖墓而後還京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典内制隆慶改元擢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遇　莊皇帝覃恩錄廕一子戊辰改禮部已已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辛未　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主會試得鄧以讚等四

百人已卽奉命教庶吉士公凡三任成均率以其身
爲型範先德而後秇右愿慤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
者多名實純美足爲公家賴其由少宗伯以上日侍
莊皇帝經筵每爲講輒先齋沐期以精誠悟　主
往往緣傳經傳開列古義以爲時政規　上亦時時
嘉悅之暨修　世廟實錄稽載精覈足稱一代典謨
不獨以良史才自見壬申拜禮部尚書典禮多所釐
定諸藩王外戚中常侍有所踰制而希　上恩數者
一切議罷而諸曹郎吏亦莫不稟承其職　莊
皇帝晏駕公從哀次條奏諸大禮頒布行之中外翕

然稱善是夏　今上即位　上幼冲方嚮意問學知
公宿學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機密備顧問春
公素以忠朴受知少師公故少師公首推轂公而
上即首任之爲天下望及在政府又與少師公同心
體國與致化理　上嘗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
克慎其一曰同心夾輔喜起都俞之風于時再見萬
曆甲戌　上命主會試得孫鑛等三百人是年修
穆廟實錄成　上加恩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
子太保仍禮部尚書　誥贈曾大父鑑大父綱父璋
𡛟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妻張氏累封一品夫人丙

子公以一品秩滿　上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錄廕一子中書舍人是年伯子與周舉於鄉明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年遇　上優禮師保每見稱不名上殿不趨及諮訪大政多稱　旨楓降溫諭褒之屢遣祀　郊廟先師孔子饒上　兩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妃獻俘諸盛事公皆協恭贊成之無一不當　上意而所受　上恩賚殊特非先朝宰輔所嘗至于金錢文綺輿馬什器之賜及夫大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公感恤自念遭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之一會病歸久

而足又患痿徒屐漸不自勝顧恐一日負　主未忍
言去至戊寅秋公見　皇上年日盛學日新朝政次
第修舉又自度病寖劇恐歸不及首丘喟然嘆曰惟
悻非病臣素食地也因上書乞骸骨書屢上　上屢
固留之而求去益力書至十上乃得請　上徐遣御
醫視藥行人護行時與周爲祠部郎亦自上書請得
扶侍其父　上許之仍賜内帑金百金文綺二襲且
詔乘傳以往曰卿歸幸善休沐尋當召卿矣公歸里
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侍養會仲子與脩
舉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不世篤

忠貞報之非人臣也即非人子也吾憊矣兒曹其毋忘忠貞之訓是冬十二月廿八日公晨起猶對客食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噤不語越三日爲庚辰元日公自起櫛沐坐正寢而逝訃聞　上甚悼之爲輟朝一日詔禮卿頒諭祭十一壇冬卿營宅兆太宰議贈太保仍錄蔭一子中書舍人輔臣議謚謚文簡詔鄖典視常數有加公生平深沈簡諒內辨而色溫于人不輕喜怒事不輕可否而人亦無所用其間以常之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爲詩若文古雅庥密不涉疑徑性尤喜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澣衣又門

無私謁雖故人邑子不得妄陳一辭乃其所與少師公斟酌元氣總理萬幾事又在禁密非外臣所得窺而公且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恐見德人故益無所藉以頌公郎祠部君嘗語予鄉者平古田及儂遠府江兩大捷皆公石畫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者尸其功大臣休休無他技信夫吳國倫曰初呂氏以戍入粤何學擧也乃一日而四世稱相臣遂爲粤西華胄豈其先陰德厚乎若文簡公父子相繼欲反於楚則又明於禮樂也已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公其自托于五世反周之義乎予故狀其大者如此公生

正德丙子二月十八日距今六十有四年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南宇高公儀墓誌銘

呂調陽

隆慶壬申五月　先皇帝疾大漸　召三輔臣受顧命南宇高公方卧病聞　詔強起屬哀增劇越月念三日竟不起未及光輔新政天下惜之公諱儀字子象別號南宇世籍杭之錢塘高祖南山公德銘始居今東花園里曾祖南隱公源祖樂靜公富父東園公鉞並以隱德聞而樂靜東園則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如其官妣徐贈夫人正德丁丑十月三日東園

公夢千彌慇而生公公頴異慕于公之爲人亦每自負嘉靖庚子以易中浙江鄉試第六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嘗試文淵閣賦見者驚嘆遂有聲館閣間癸卯授編修時柄臣某方寵倖傾中外悅公嗣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及門風指公拂其意遂大銜忌而名行蒸蒸益起隱然負當世之望矣丁未同考禮闈戊申予告歸比還與修　國典壬子疏乞終養適　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學所司奏　世廟言慎選儒臣充講幄首公　詔下會東閣公訃至奔歸歸而徐夫人又卒居父母喪守制里中四年浙

人趙通政者爲柄臣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於
鄉里諸謁者旁趨治屬視之公弗往也趙既先公乃
報謁中馳入獨抗禮無所詘趙亦不能有加於公丁
巳陞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
書矣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毋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
謁公固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爾尊大耶然
竟亦不能有加于公久之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居南鄉又數三年會柄臣以罪罷去遂用衆議
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甲子陞禮部右侍郎
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敎習庶

不全 中官 與外 以議 祀事

吉士尋掌院事丙寅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世廟
方鋭意用公會朋不果先是朝儀久曠故籍散失隆
慶改元始詔展宁臨羣臣奉祝册詞 宗廟具 法
駕郊見 上帝幸辟雍釋奠講經諸大典禮咸倚辦
春曹旦暮待報無從考質公以其意酌今昔之宜修
舊起廢燦然明備無不當乎人心舊制合享天地以
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于是中官有請合祀復
洪武舊制者公固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郎亦
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
論非是奈何令中官得與外庭末議衆韙之 孝烈

皇后先以保護功附　主　世廟公奉遺詔請遷其
主內殿而附元配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主
薛文清從祀革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停
取光祿之羨銀並開切大體詞議正讜其疏者無
不稱服　上方五齡公數引漢有司丞建之議抗疏
力請　國本乃定又議請親賢講學覽奏召對諸疏
皆見采納公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
任勞丁卯秋乞休致疏七上咸　優詔勉留己巳冬
復以疏乞歸前後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
太子少保賜馳驛侍歸輔臣言官交章留公公謂公

可大用於是公去而望亦滋重矣去之逾年　先帝
以　今上在東宮且出講學念　先朝耆舊可備保
傅無踰公者　詔起公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壬
申春三月朔奉　詔日侍　今上講讀于文華東序
夏四月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公負望久數病數起視
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裁而遽焉逝矣傷哉訃聞
天子震悼　賜恤甚厚命以一品禮葬祭廕子中書
舍人諡曰文端公體貌魁梧而性簡易言笑無定大
議斷大義摹情揣衡間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
既貴雅飭如書生自視恂恂無他技及見權勢炊赫

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爲意卒而殮歛不給歛具門生故吏爲欷歔泣下公平生不爲餽遺于鄰人亦無有能餽遺于謁公者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益其風度如此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肅愍暨公其人品位望相埒然肅愍遭遇不辰公業雖未究而完名令終過之孽微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其孝友著在家乘不書公享壽五十有六配鍾封夫人子男一卯循學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莊馬公自強墓誌銘

張四維

關中古都會地當漢唐代嬋聯櫃掞不可勝紀顧自明興來名臣碩卿勳伐相望獨未有參政地者迨萬曆戊寅馮翊馬公始由大宗伯承命拜云公負公輔望久當是時以舊學受　眷知　上所注意甚厚海內士咸折折謂關陝地爰二百年始發于公必且抒所素蘊以協贊　中興偉烈不偶然也既而公被末疾以歿吁可悲矣公姓馬氏名自強字體乾別號乾

晉陜之同州人也自其先世居州城南之馬坊頭有
諱和卿者生克敬克敬生驥太學生公高祖也曾祖
文祖通知博野繁峙二縣父珍宛平縣丞母李孺人
自曾祖而下咸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初李孺人方
娠公夢能邊室宛平公亦夢南極老人以緋衣兒來
送比公生頭角嶄然不類凡子父母奇之幼警悟自
知學授章句即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年十四補郡庠
弟子員嘉靖庚子舉陜西鄉試第一聲名籍甚顧屢
上春官不得益潛心下帷精進不懈已復携羣弟子

修業於太華山之青柯坪癸丑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挈諸務曰館長人多曆年遜之公年在數人下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愜於衆心前後鮮及之者乙卯授翰林院檢討甲子滿九載陞修撰是時重錄永樂大典被命為分撿官丙寅丁父憂丁卯以重錄大典書成加侍讀已巳服闋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庚午回荷兼翰林院侍讀充經筵講官纂修　肅皇帝實錄是秋典應天府鄉試公品校精審凡三為會試同考官及是榜所錄士咸稱得人陞國子監祭酒公見科條漸弛失教學

初意毅然以振飭自任首按事不逞習爲姦利學者
劾則積黜恐取　累朝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躁競
勵學官日以正學廸諸生於是成均中爽然易觀聽
焉時生徒大集有需次經年不及撥歷者公上疏請
損諸司歷事期而增其名額諸生有貧困不能自給
者甄別之故士初憚公已無不愛且敬者辛未陞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專掌院事是時
上在東朝言者請妙簡端方士備輔導故選公宮尹
壬申　上出講學選以公爲講讀首臣公念　上方
冲齡凡所進講不爲微文奧義務取目前易省事款

款聽眾莫有所感動儀度端詳音吐洪暢　上聞而
甚悅以告　穆考有時講退于幄後嘖嘖嘆美衆咸
閣之陞詹事兼教習庶吉士　上登極擢禮部右侍
郎充日講官尋轉左掌詹事府事丁繼母張氏憂歸
上時時念之嘗與元輔張少師言公所講解易省
久之又特問公服將闋未也乙亥守臣以公服除聞
詔添註詹事府以原官協理府事充實錄副總裁日
講如故抵京陞吏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缺廷推以
公名請　上遣中使問閣臣尚書兼日講否張少師
爲言講臣須滿心專慮而禮部部務煩重勢不得兼

狀乃陞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罷日講仍充經筵講官蓋　特命也時宗藩繁衍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抵牾以故王府科宿猾習其穴竇交結諸藩役役出入為奸莫可究詰公一一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礙者為準其一時有為而設彼此剌謬者悉屏去之令禮部新題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藁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猾胥之尤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為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索賄公守蕭然隆慶[illegible]能張真人封以提點世其

祀及是提點來朝請復封公寢其奏提點固請不已公上疏歷陳其不可且請嚴社貢絲請乞之隙無啓倖門語甚剴切初北虜通貢市儀部所議爵賞有定額矣乃虜欲無厭歲請寖溢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初約凡一切額外乞求令邊臣勿復通令甲所載文武大臣卹典節年條例增煩予奪靡準公審詳參校議為畫一之法奏之報可著為令丁丑知貢舉 世廟實錄成加公太子少保戊寅三月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雅有康濟志以古人自期待感幸知遇夙夜孜孜矢有以自效會偶疾不愈竟

卒距其生正德癸酉得壽六十有六耳訃聞　上悼惜深至輟視朝一日賜賻賵含襚之具甚渥贈少保謚文莊加祭至十一壇廕一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柩還工部主事督修塋兆凡所爲哀榮䘏終之典視禮臣所議悉加厚焉蓋　上所惓惓注眷公者其恩禮始終不替益篤如此惜天不假公年不及大究厥用爲可恨也公隆顴方頤鉅耳豐頰舉止凝重儼然山立見者知其正人其操尚端諒凡立身施政務行心之所是不欲一毫苟徇於人兼容博愛發於至誠見一人一物不得其所必孜孜然思爲濟之故平生䘏

罔閒急惟其力所可爲如恐不及見不善蹙頞若將浼已人有片長寸善汲汲樂與之自以爲不如也葢其德宇淵宏造詣深邃誠心直道貫乎表裏始終無間然矣性篤孝爲諸生時李孺人病阽危齋心祈神祈姪應第者弗知也夜夢神告之曰語若叔而祖母數定矣其精誠感通如此事父宛平公樂志承顏備極無方之養居喪猶慕有烏鳥數百旦夕翔集其廬人以爲孝感所致云公配李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二人怡舉人悦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毅鳳磐張公四維墓表

王錫爵

萬曆乙酉冬少師大學士蒲坂張公卒於里第訃聞上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太師謚文毅官一子丞尚寶諭祭者十有三其又明年丁亥公之子兵部主事甲徵等葬公於蒲之風陵鄉則公所自卜兆而上遣官爲營封樹云公輔政幾十年其正首揆也僅期月耳而當洲華之會夙夜奉公知無不爲一切所　聖澤厚元元芟撿壬舉遺佚皆出公石畫天下

方手額公而一旦以憂去竟不復起故公雖以舉名始終人猶有憾焉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公幼即開敏有大志舉茂才試常為諸生高等己酉舉鄉試第二人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入翰林翰林職館課以不關閱吏事為高公獨取累代典故及四方興除利弊反覆研析時華亭徐文貞公雅知公業以公輔期之矣乙卯以編修丁母王夫人憂戊午復故官踰八年丁卯　莊皇帝改元以重錄大典成晉右春坊右中允予五品服充經筵日講官已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而公念父蠙川公且老仍給假省覲明

年遷朝又明年晉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學士最華重不輕授於是人爭言張公且相矣已晉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尋轉左辛未引疾乞歸　莊皇帝眷公不許再疏乃許之明年春　今上出閣講讀起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府事尋掌府事兼敎習庶吉士復引疾歸　上御極之二年甲戌再起公以原官掌詹事府事乙亥　上手勅進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丁丑以纂修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兼文淵閣大學士明年　大婚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以一品滿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傅壬午以邊功加兼太子太師又以　皇子生加
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前後廕子者四方江
陵公秉政法令苛急如束濕薪海內訩訩是年江陵
公卒公因密疏請下寬大　詔罷一切法令不便者
天下曠然若脫攣縶而先是江陵公病將革其入幕
黨人憚公當軸即不得遂其私乃詐江陵公遺疏薦
新昌公自代爲去公地而大璫馮保居中左右之流
言籍籍起及一御史疏上　上持之不下一御史疏
又上　上怒甚鐫其三秩斥之外於是諸黨人稍折
氣內揣而言官因其間得遂發保與江陵公表裏攬

合諸姦狀時公猶籍槀私第待罪　上立召公入令擬旨資之法籍其家已而皂囊日上率爲諸黨人諸黨人既以次逐罷而言者猶不已公謂除惡務根他可略也言于　上請一切與之更始又請拔用海內端直士舊爲江陵公抑棄者由是公論大明中外淸肅然公以勞致瘁一日在　上前忽眩仆地　上命兩中使掖至閣明年春邑　駕閱壽宮　上登山四覽又顧謂近侍掖公　上於公倚毗甚切故恩禮優異如此未幾嗣川公計至公號踊儒慕　上遣使慰勞賻賵有加及附　上於文華殿宿顧進曰臣暨儒

幸荷知遇今雖遠離不勝拳拳之私願　陛下法
祖孝親講學勤政清心寡欲惜財愛民日慎一日保
終如始　上復慰諭目送之公既重傷嗣川公而兩
歲間兩弟相繼卒繼妣胡亦卒公氣苦寢悲感益
集乙酉十月方禫忽暴下不止數日而逝公居常恂
恂如書生然深略內蘊人莫能窺其際至權大事決
大議霆擊斧斷亾不中窾隙者江陵公在位久恣胸
臆自便公挾持堅定意所必不可江陵公終不能奪
之性嚴重寡言笑與人齗齗不苟合然能以意氣假
人人樂爲用故一肩艱鉅旋乾轉坤之效倚辦俄頃

論者方其功不在華亭公下云華亭公故知公於筮仕時乃公亦陰識視華亭公所以開闔上下較機伏弩之間口銜心算且翕且張時詡詡爲不佞言之又嘗伏楊文襄翁襄敏兩公氣略磊砢無書生文吏瑣瑣態而惜後人無繼之者意亦陰自許也丈夫固有志操左劵而前卒與事合嗟嗟使公在位久其耳目同事益習且安慮而委蛇養天下以和平之福功烈可勝道哉公內行篤備在長安日一使人問岷川公安否其喪也憑棺一慟而什而弟殁公已病猶強起經紀其喪新鄭江陵兩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公

得罪去公起家官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陵公怪問故公曰昔之事高公猶今事公也奈何以去而遠之其敦厚雅素類此當公之里居宅憂且闕也舉小憚公譏忌其復起間私問不佞卽蒲州公來當別用一番人公自度與之共事合否不佞謹對曰先生誠正人也不佞以誠正輔之必合嗟嗟此亦不佞之左券也雖時會未償請以質之九原無愧色焉因從公行誼大者授諸孤使附於麗牲之次以詔來許若世系姻婭及公歷官受事之詳非　宗社所以重輕茲不具載云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學士贈太保謚文敏同麓余公有丁墓誌銘　許　國

按公門人沈少宰所爲狀公鄞人也鄞諸余皆祖宋太保天錫天錫者理宗微時僑人有翼戴功官至參知政事與鄉郡卒贈太保謚忠惠其後散處非一或在邑或在郛在郊郛者曰旗山曰馬鞍山在邑者曰東門小江里父涯塘公承麟山鄉舉爲學官歷浦江崑山擢判蘇郡未行卒後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母王氏贈一

品夫人涯塘公以上莫知所自出而其生也微而育之小江里故今爲小江里人公既貴嘗贈三代喟然流涕曰孤不天不能明其出顧微夫夫也安有吾父恩詎敢忘於是贈涯塘公所後父惝惝父鍠皆如公官惝夫人丁鍠夫人王若李皆一品夫人謂以此爲涯塘公報兩世而吾後于孫獨祖涯塘公可矣涯塘公二子長有壬先卒次即公公生嘉靖丁亥故名有丁字丙仲甫一歲博記善問父母大奇之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閎諫試輒冠諸生名日益起家日益落而廣陵郡翁家長者好奇節雅遊縉紳間嘗所善周

侯來守公郡翁書抵周侯此蘇華中有異才可以禮致者乎吾孫得師事之公方喪母家居周侯以公往見時翁年七十餘一見握手驩若平生務公居郡氏三歲郡氏竟資公遊太學以順天辛酉鄉舉上春官與今吳門申公叅江王公并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三公者後先相　令上　明興以來及第者所未有也公嘗代　制草曰是惟　王言奈何私訣人又因以爲利於是戒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要乙丑戊辰皆分校禮闈所登進士各三十二人而歸太僕沈少宰與焉歸太僕者崑山人也初公童時從父之崑山將

執經其門不果其後歸名大著將上春官校士者爭欲得之以爲重而公乎一卷古色黯淡意必歸君已而果然人服其鑒故與沈少宰同學相友善竟首錄沈二君皆大雅不阿時好自是舉子業爲之一變士依歸慕古以成先資本公得二君力也公初葬父塋歸自崑山輒行營高敞地旁可樹松檟萬列石像生豎穹碑爲神道者人莫之信也於是齊同學而自稱同龍子以志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葬冊畀宅旁之事郡中人遠近來觀咸嘖嘖嘆曰公罔非大言隆慶初充實錄纂修官又充　經筵講官辛未陞國子

司業壬申改洗馬兼修撰侍　今上東宮會　登極陞左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私疾欲歸當事者不可而公請益力遂以左庶子領南詞林得便道之家公雅有山水癖買山東湖中得古洞初扣之鏗然已發之谺然浮石四垂乃疏峰披道分流抗丘匝樹其側感歸來之辭名其莊曰五柳樓曰舒嘯齋曰覺是臺曰矯首而總之為舒園有司勸駕辭起一之舊京萬曆甲戌陞南國子祭酒令諸生以什伍相保連坐竟公去無犯令者而舊梓二十一史在久漶漫公手讐史漢及齊梁書重梓之以惠來學居二歲丙子

復役疾歸附東湖日讀漆園書光然有得手疏之為
若干卷藏於山戊寅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
未至陞太常卿管國子祭酒事己卯陞禮部右侍郎
兼侍讀學士仍充　經筵講官庚辰改左侍郎掌詹
事府事尋改吏部明年解部事仍掌詹事府充會典
副總裁會三品滿　賜羊酒鈔貫廕一子國子生無
何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壬午六
月也特江陵新故公與蒲坂吳門共事凡憸人橫政
次第更始常夢之帝所手一戈逐巨璫以俘于帝於
是實殲巨璫之獄中外快之會浙兵大譟陵犯制府

虔不可解則蜂屯而攖於市　朝遣左司馬張公以節鉞往過公問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命柰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遽問計將安出公曰開河南人徐景星者有機略嘗領此軍今失職待事薊門張公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故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梟九人於市浙兵乃安是歲九月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秘書庚辰癸未皆典禮闈一時海內名士蒐錄殆盡居一歲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改戶部他官如故甲申以遼東出塞大捷論贊畫功

力辭世廕賜銀幣麒麟衣先是蒲坂以憂去吳門當國予從公後鑒於前之務相矯者而江陵既敗言者尚齗齗不已乃引科場命題以搖　上心太宰楊公曰不可是欲於口語文字間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詆楊公爲阿吳門曉請斥罷予私心憤激以去就爭之二三大臣亦多抗疏引去明言者非是獨公內直爲　上調劑之奏牘滿几日應接不暇居數日乃密疏言言官可任孰與諸大臣今以一言官故而使諸大臣側足求去非盛世事有如聽其去則臣愚亦有去耳　上意動於是遣二中使齎

手札詢申公及予邸諭意而太宰亦復位諸大臣始
安公有力焉是時公及吳門予三人者同心輔政天
下喁喁相望太平無何而公病矣公病咽逆飲食輒
噎不下是秋在告　上所遣存問診視者相望于道
會滇南大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廕一子
秘書令郎受固辭不許三疏乞骸骨又不許竟卒長
安邸第甲申十一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八歲　上
遣中使視喪內出金幣疏布米鹽諸物賻之有司給
喪具諭祭九加二贈太保謚文敏仍廕一子秘書爲
轂朝一日以部郎護喪營葬而公配一品夫人水氏

以壬午卒公嘗疏請預營兩冢俟他日至是合焉葬
東湖之隱學山前創一菴守僧奉祠給田若干頃公
素達生奉養甚備所居一日必飭亭榭莳花木以自
娛善飲喜賓客客常滿座非大故不廢絲竹每對客
詫東湖之勝口津津未嘗一日置也平生不設城府
與人多可少怪言輒披肺腑相示遇事輒任長老言
海上有金塘大榭諸山延袤百餘里令爲甌脫誠使
人耕牧其中可資丘餉寬內地公以屬有司有司慮
擾民不可公曰本爲利民而顧擾之諸君謂不可則
不可耳其心無適莫類此葬以乙酉十二月七日葢

公與予皆丁亥生而公長予者四月先後詞林無異
校士公多予偕今幸從宦勿朝夕而公巳矣寬狀法
然悲涕因掇其大者爲銘銘曰公家太保忠惠發祥
文敏繼之曠代相望奕奕文敏草莽崛起何自降神
丹山赤水嘉隆之際龍蟠誕信爰及　今皇爲相爲
霖寅恭者誰吳門蒲坂暨予小子左右推輓如鼎之
調如藥之諸汎掃攙搶登于泰階有呼脫巾投討定
亂樽俎折衝廟廊成算定亂猶易靖譁寔難訛言繁
興撼公如山片語落陳倏回　天聽散彼比周以寧
庶政國是焉定僉曰惟公同底於道式和民衷保衡

可希歸來何暇存以舒嘯沒而乘化有淼者湖有森
者丘公體所藏公神所遊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時
行神道碑

焦竑

韓退之有言宰相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厝施者不足道也姑蘇申公相
今上在撥地六年而爲元輔爲元輔者九年罷歸當是時明良相遭文恬武熙雖旱潦不常夷狄時聳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爲治安公歸二十有三歲年八十以疾終於里第　上方遣使存問於家而適與凶會使者以聞　上震悼特予祭十四壇遣官敦葬事贈

太師特進一品㕔子尚寶丞謚曰文定所爲銘誌者甚備公子用懋等以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五日葬公吳山之原葢有狀有銘載公之行事閎諧幽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者宜有辭特以委余念爲公門下士誼不敢不承按申氏自元至正以來七世皆葬吳山始葬者敏三敏三生官保官保生恭恭生源源生鎡鎡生博爲公高祖博生周爲公曾祖以公貴贈特進左柱國少師周生東城公乾大父也少育於外兄徐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之贈如公官乾生古愚公士章公父也累贈如東城

公曾祖妣祖妣妣妣皆一品夫人公少敏悟過人所覽
輒能誦爲一時偶儷之文絕出倫輩郡縣及督學使
者試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廷試　上見
公所對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每
朝謁罷念政機所繇出主者多闊略下吏得因緣爲
姦乃集考因革之所當者列爲定例其後事無不覈
問無不對者以此癸亥以東城公憂歸丁卯公除明
年分校禮闈已已掌文官誥勑庚午同丁公士美典
試順天簡拔得人辛未復分校禮經所得士多從落
卷中搜得之公不自言功而一歸主者甫徹棘進左

官允充經筵日講官九月仍同丁公校武舉士亡何
晉官諭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會詹院坊局主纂告
缺當事者悉屬公　穆廟升退詔誥箋表諸撰著塡
委亦以屬公癸酉　上登極進宮庶直日講自是勸
講者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又進止都
雅　上每目屬之甲戌進宮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
翰篆兼理清黃丙子進宮詹會典副總裁丁丑同浦
州張公四維主會試八月晉禮右侍兼太子賓客已
改吏右侍是時江陵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
公與輿東王公請解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

爲之地時時餽羹饘焉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
士參與機務公旃厦之地啓沃功多 上特嘆擢之
其閒在非一日矣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
許 上坐文華殿猝召閣臣入公面奏舊制宗室年
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嫁
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
百餘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今
其年遠人衆惟 上恩之俾及於寬政幸甚 上深
然之是歲公滿三品考晉禮書子蔭胄監庚辰主會
試錄文簡切溫厚後生多傳去爲式淮揚災時撫臣

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
之田墾拋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
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
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
無見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
得也漕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　壬午江陵
病卒蒲州代之語公曰積勢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曰
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公之相業定矣會
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
省煩苛緩征繇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

以寬大行之而獨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實惠而姦民不得避免公之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搆釁劫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爲奸狀諸言者繼之　上命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佐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政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諭籍爲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氈塗也審爾孰不以政府爲射的邪公謝曰吾知崇獎言路爲盛世

事進郎其它未幾有親允貞者以公子登第爲言公
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之頃之且寘之要秩朝
士無不嘖嘖歸公之量矣江陵奉旨籍沒求多者日
衆公言居正自干憲典業無可言若老母之衣食不
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無過當力
請　上覽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
謂江陵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
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
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
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俘　上加公少師進中極殿

蔭子錦衣公力辭僅進一階改世廕爲尙寶丞自後
柄地以軍功辭世廕者自公始也乙酉余文敏下世
公力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與共政時論稱其得人
夏五月亢旱公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袍服停
磁器蠲租稅愼刑獄數事　上嘉納爲下詔布袍疏
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守令不能愛養小民上干
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有懮然自新意寔公
發之也先是　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令內豎
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敎塲演武者于是選
內豎二千餘人略如三營法錄之公上疏切諫會部

臣董基以諫謫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闌入外廷不及闕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聞臣言力奏　上遂止蓋公所爲潛移默奪者皆此類也秋八月公奉命往視大峪山太僕李植疏言大峪非吉壤謂公與故尚書徐學謨暱故贊其成憾尚書陳經邦異議故致其去公一一疏辨　上曰閣臣職在佐理豈責以堪輿伎耶乃傳旨親閱壽宮裁羣議時采御史柯挺言而大議遂定特賜公玉帶羅衣以旌其勞屬　皇長子五齡而儲

位未建公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　上以元子孱
弱爲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　宣　孝
兩廟建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縟儀或
不任勞若在宮中一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
上報語意溫然絕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
得之給事中姜應麟銓郎沈璟相繼有疏　上欲重
譴公與同官再三救解　上曰此輩疑朕立幼廢長
欲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
已稍擬薄罰繇此衆議紛起　上寖不能堪而意亦
逡巡矣二月陰霾四起風雨失調　上傳示深詔省

可去妨民之政圖消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參不可不嚴　上覽疏稱善者再宗室越訴者踵至公疏宗人訐奏曾奉旨令撫按啓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葢國之紀綱有四親王轄宗儀將帥轄士卒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鈐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也

上深然之公復具言頃歲水旱異常宜勅撫按官督

率司道有司督緩催徵設法賑濟饑民以聚擄掠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戢一時有司凜凜奉令庶幾饑而不害云一日公謂同事曰冊立久稽異議滋起柰何乃疏言　高皇帝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遵守者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卽封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

年立　宣宗皇太子卽封德王崇王臣恩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心竊謂　皇長子正位東宮　皇三子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公念　上輟講日久上言　高皇帝經營艸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莅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　二祖爲法隨檢閱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勑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

羅于陸降著存之典法　聖祖之憂勤　上忻然納之中人張鯨擅東厰勢潛蓄異謀言者交章劾之公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合力驅之密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疑公等庇之疏劾鯨並侵三輔臣　上怒畱之理公言象乾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既以失職仰負宸眷又以拒諫累及言官何以自解　上溫諭僅從薄罰而已戊巳連歲凶荒公深以爲憂上言南都卒伍驕悍近以月餉稍惡嘩呼羣起臣以爲治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廩無可支米不堪食救死不贍安能使之無譁嘗亟勑南都

科通查見在倉糧足支幾年倉厫積米有無浥爛如有不足作何區處　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科臣往賑詔書一出人人歡若更生所全活以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　上手示評事雒于仁疏怒其語贛欲重有所行遣公力爲解釋天顏頻和卽以冊立豫敎請　上曰　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皇長子出見公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疆之福也時以劾瑞鋐者衆命公戒諭之公跪繇于前一一責數詞嚴意正聞者竦服明日公遂上疏曰　皇長子倫

序已定今　皇上內斷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
面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　皇上篤
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于淵衷　皇上重于
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　上
未即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公又特疏曰
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如册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
業無如建儲一事　祖宗家法儲位未有不歸元子
者祖法不可違侍册立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
旨云立儲以長幼為序　上後屢屢言之今年元旦
上手挈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諭臣等長幼之序直

猶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二也
道路訛傳謂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中外臣
民頗多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為元旦親奉玉音謂
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閣奏之疏
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外間疑議以為　皇貴妃
姑令閣奏塞責　皇上姑為　皇貴妃解紛使疑在
宮闈憂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
之心三也臣等謂　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
　皇上已出之綸音決不可不信　皇貴妃未白之
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大計早釋群疑幸甚　上

覓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是秋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剌川數出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棼棼有罷款決戰之議公謂禦戎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酋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于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鄭尚書洛暨狄雲龍萬世德經略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辟火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剌川絕無

虜跡而它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爲獸散是時言
邊事者率未中窾公極口辯駁不無相牴牾遂交章
以攻公公疏辯者六辭職者五且請盡下諸彈章以
憑覆按　上手詔慰留遣官宣諭者絡繹不絕忌者
意必趣公以去公再疏申明邊計纚纚餘萬言且請
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奏具如公指衆譁乃稍定
累朝訓錄成進　上特晉公一階秩太師給誥并賜
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先是經略捷報
西師解嚴火酋遠遁衆番奉約束悉如公算　上欲
錄公功以勸叙有待故因訓錄之進先借以勞公公

論軍功業不敢與而枚對又屬微勞凡三辭不允乃
力辭晉秩而僅拜銀幣祿米之賜云公會以一品三
考特具疏乞休　上不允勅吏部照例晉太傅給誥
支伯爵俸賜勅獎勵仍宴禮部䕶子尚寶丞別以銀
幣寶鈔珍饌法酒佐之公拜別賜而疏辭祿秩詞極
苦切　上聽辭俸秩賜宴獎勅仍如旨加賜銀二百
兩青紅蟒衣各一襲綵段四表裏且命勿辭公强起
拜受而南御史李用中主事湯顯祖僉事李琯復連
疏攻公　上虞分言者而降旨宣諭慰藉諄切然公
歸志已决先後凡二十七疏　上至親撰勅留之有

天伊尹在山野不忘君民今乃欲舍朕而去朕心何
安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寬假請而
攻者復不已特新安許公言冊備事以去就爭語過
激　上意不懌允其歸公爲密具揭以請不報公乃
請與同罷謝言者　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官護
送仍加賜銀鈔幣衣綵段以寵其行公歸之三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成公聞之喜曰老
臣一念酬矣特爲表賀　上念公調護功賜上尊肥
羜及銀幣遣廷評黄琮存公于家曰冊立朕志先定
但因阻激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

子已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鄉家居系心良切特諭知之後以　皇孫覃慶再荷存問比歲公年八十當軸援華亭例以請　上特褒公齒德勛勞遣行人以銀幣羊酒致於家公聞之望闕遥叩者三勑使及門而公逝矣嗚呼痛哉公配曰吳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兆虬早卒用懋太僕寺少卿用嘉舉人女二人一適知縣李鴻一許聘郭元狀孫十三人承鼎聯璧傳芳騰芳廷芳濟芳懋出繼揆紹芳續慶緒隆繹祖紀常繩武嘉出孫女十三人婚嫁皆名族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筒草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閒

堂集四十卷公居恒孝友篤摯事繼母黃太夫人與所生等至老不衰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少賤亦與均體氣色穆然若溫不見朝堂以疑事質者沓至片言要之語簡而當無不心折以去天下名士多所薦進顧不令其人知之晚節異議者蠭起交結構扇于岐爲激以求必勝旁睨者爲之不平公處之恬如也總之公之爲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理一時諸臣惕於無所隱而快於得自盡當時官常無改海內清晏皆其力也然世亡能名公者公去而時事日新回憶公當政政持固在握也鑛稅之使未

遺也風俗未盡薄惡紀綱未甚陵夷也庶幾與巖處
之人未至撓當事者而欲之柄也談往事者至謂以
今校昔如唐虞三代不可再覩即不悅公者亦云繇
此觀之公之爲人何如哉公勳在史官惠在生民
主上虛已悚神以聽而一二表臣異流不難於撼之
賴　上知公至深雖聽其請老三詔存問追論定策
之功播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異議始定雍容恩
禮卒爲宗臣語曰爲臣不易豈不信哉聲公之微垂
于亡窮史職也愬不能稱銘曰
明興館閣多良大夫文條武鬯救窜入匱有偉申公

嶇起其中海涵地負恢乎有容勸講彤闈摛詞玉扃
厥問琅琅不以自暴考古憲今施于有政斟酌化源
壹宗清淨人尚溪刻我順而平人必夸吡我和以貞
猗如鳳凰不搏不擊上莫 儲官外捐夷狄水潦游
餓流亡者多嗷之哺之惟公撫摩人百其喙愻然以
從寧爾小忍無傷 帝心衆沫源山云胡不畏公于
急流奉身以退惟 帝眷德報孰如公助順與信靡
福弗從墓有豐碑瞻者下拜太史詩之以示千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肅荊石王先生錫爵行狀

焦竑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王先生薨於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輔某清忠亮直砥節首公其亡可惜　上震悼久之爲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亟遣使治葬及祭祭爲壇視一品例而加四凡十有三贈官太保廕其孫尚寶司司丞於是太常請諡　上若曰維明興太保忠太常卿正少保貞吉皆以碩德作輔保乂王家厥諡曰

文肅太保實不愧而有光焉其以文肅易名嗚呼人知

上知臣之深飾終之厚不知先生所以感之者至也賓丞君卜某年月日葬先生長洲縣楓橋鳳凰墩西　賜域而屬小子竑布狀請銘作者曰此治命也小子竑辱先生知至深其何敢辭先生諱錫爵字元馭別號荊石其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南翔寺澥剖隷太倉州遂爲州人上世有諱謙者爲莆田縣丞以廉惠著莆田公生佩佩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仲子曰友荊公湧先生大父也娶于徐生愛荊公夢祥是爲先生父鴻臚寺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吳封一品夫人吳夫人舉
先生有萬爵飛鳴樸前盤旋不去遂命今名先生幼
多異徵雋朗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天馭
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爲禮部舉首入
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乙丑滿三歲
考封二親歸覲丁卯還　朝充　經筵講官　莊皇
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官　誥勅往多
贊謝者悉卻不內已巳轉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北吾
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月陞右諭

德學南翰林院事壬申　今上登極遷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試錄十九出其手學者爭傳誦之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月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　國初積分法重胄子之選中令公侯伯弁應襲詣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改觀識者心儀先生且大用矣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櫛爲不刊令石室所藏可考覽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

視事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先生憂禍叵
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
造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　上強留
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剄而已竟入不
顧卒取　中旨廷笞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且首倡
賻賵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既而江陵予假歸奉
旨三月還　朝使者輙疏請即召使吏邀先生署名
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浼我為竟投筆起先生既忤
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
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而已遑卹其他既

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
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
持平其間寄同麓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
非之獨恨其于知人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
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壬
午丁愛荆公艱以三品未滿考得全葬與數也公除
廷推内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
遣行人敦趣就道乙酉赴　闕中途聞　上止内操
召諭諫及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　朝卽有禁諂
諛抑犇競戒虛浮節侈靡之疏又疏闢横議止斬工

所裁省百萬計先生旣在政地壹意佐　上急民和
進貞良屏貪墨手采踔絕而嚮之以苞苴行者逆消
於千里外矣是歲扈從　上閱定壽宮再辭　恩廕
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先生抗疏力辯
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
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令勉
受益先生入都首以　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恥
爲第一義故凡陵陵工河工邊工及　玉牒加恩屢
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侵力請破格蠲之且
詘有司拗荒之議勿使熟歷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

流散嘗是時　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滑首與意且挾
東厰勢恣行威福中外崇濟先生方與同官申公決
策除之而言者亦交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
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將先生言以安而給事中李
沂繼疏復觸怒于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亦自以贓
敗是年先生二品滿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照新
銜給誥命子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
疑者八人衡與焉先生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郎饒
伸併疏攻先生　上怒置之理先生揭請免逮且見
忤御史甄星疏以古諍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庚寅

元日　召四輔臣入　上手攤　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　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　上力止之曰不可旋出稚評事于仁疏欲寘之法而獨目屬先生曰卿意云何先生進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訕上而以爲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忽奉　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　皇上手攤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

幼之序臣等因而早勸　冊立以慰　皇上之所欲
貴子因而進愛勞之說豫教之方以慰　皇上之所
欲親何名爲間也具道冊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自
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七上疊疊萬餘言有云建儲
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
所奏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
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
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
慈訓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
言者既而連接　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定朕豈有

溺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先生因謂
同官曰　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
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虜內犯言者多欲
罷款決戰先生嘆曰果爾則　先朝熙河之禍作矣
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堠彼鹵掠無覬和市不
保當自定朝議率以為不然亡何西師戒嚴邊亦無
事會礦議起　上遣問閣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
礦徒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隸緣騷四示國匱形令
四疆得窺淺深非筭事得中輟自先生去而柄地有
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辛卯聞母病懇請

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析　上止酒遠遊以調　聖
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　廟之禮除類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
皆一時至計既歸　上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入
朝　上嘉悅　賜銀百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一襲
居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立庶
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　中宮無子乃行
冊禮命先生作一諭旨先生隨奏　上向未有待嫡
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古中宮養
育庶子者欲　皇長子即以　中宮爲母早成大典

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求　上俯從其後者尋奉　御札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眞哉遂擇先生所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紛議起先生復具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大典息衆囂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册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令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建言謫戍先生業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急　勅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

已以三誤引咎旋得　御札俾若引咎罷厭何地既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先生復據　初詔請定大典未得　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褫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於察典毫無干涉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諸臣　上欲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先生見　國是人心日就殽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

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請發章奏請罷 宸翰免口傳及擬
定進講經書資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
微垣先生疏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
行冊立可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召先生
于暖閣先生即申前請 上曰稍需之先生曰 皇
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
書者況國元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畜髮期矣
卿奏洞悉苦心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
能堪者 上略不爲迕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

冊立候　旨行且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
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俱可詳酌之先
生請　皇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
侍班講讀選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班期以上悉用
東宮儀家　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
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
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先生極陳公私交困
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薪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量發內帑什一以助隨奉　諭皇
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　中宮各出所積貲賴以活

者不可勝數　上既英明獨斷觸迕者不復　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先生嘗進泰交用人兩疏雖蒙溫荅未實舉行自懇
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屛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爲之發金建醮以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入上始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二百兩彩段六表裏行人護送馳驛歸先生臨辭勸　上戒盛怒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核議

諭發章奏惜老成慎謹罰節財用飭邊備稽吏治種
種石畫語具奏議中抵家數月母以天年終　上聞
遣官　賜札賜賻賜祭又遣官視葬加祭四壇鄉人
瞻望咨嗟不榮先生貴而榮其母云辛丑衡始對公
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皇上以　冊立禮成上
聖母徽號推　恩舊臣遣官賫勅存問曰冊立朕志
已定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繫于懷
今元子已冊立為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
心良切特諭知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先生
而忌者猶謂非其本謀可怪也乙巳　聖母壽開六

褒適　皇孫誕生加上　徽號推　恩再被存問先
生陳謝附以規諫丁未　上思先生不置復　召輔
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先生
父子交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而欲扼之者與
乘而修怙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為訴病不知　先朝
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為識者有之即
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人克己之論具載
集中未有摘其非者若　三王並封　上自決　肅
皇帝為之非先生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罪借以為
辭耳輒先生辭益堅攻者月益衆而　上眷益溢

召命終不可挽蓋 上雅欲以廉節厲世磨鈍如嚴
公清海公瑞業盻峻擢之而於先生手書其名於
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 帝心尚矣且也加秩飆
辭不愛爵也當江陵熏灼之勢梗然屹立不附權也
致身綸閣贊畫 廟謨入告嘉猷歸德我 后不居
功也衆罵若狂枝柱鎭壓不辭謗也以故在 朝重
在野亦重當年用其言去國思其身安車而徵側席
而待非先生謨謀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見其跡而
功被海內致將升平疇能感夫 聖明眷遇絕比如
此其至者乎先生起家倫魁位列三事李揆地望人

推第一長源道義資於三世道大尚宿實極奉身而
退　天子猶慊然至三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
可謂完德鉅人社稷之臣矣平生告　君剖析精審
不苟止而妄隨然奏草絕不以示人孫時敏時付之
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密歸之　上惟　上
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白而後從
者乃得焉如　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稱道弗伏
想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先生貌古神清雙顴
插鬢修眉覆目鬚髯飄然若仙事親有至性退食侍
側至寢乃出弟督學公病憂形於色真有灸艾分痛

之意士大夫以先生品格高邁相娛得不知其推轂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挽不用不已至貪婪苟合者皆疾之如讐而中一不以介意也閒居蒔花種菊閒臨晉唐帖批評古書客至款語移日絕口不談時事徧行山水間不知其爲貴人有物色得之者亟避去自少手不識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不惑先生僅爲之集若干卷藏于家雖文筆妙天下不欲與詞人墨士爭長惟是感恩報國則一片熱腸未少寘於懷也初　上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半而獨任先生如一日新建嘗語人曰王公在綸扉有所

執奏　上往往屈已從之十得六七卽不從亦必遣
使諭其所以乃發令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知矣
今公久在列必能先事消弭　上亦有所顧慮利孔
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噫亦恩先生有以自結　主
知必自重而人乃重之也邪先生殁以萬曆庚戌十
二月十九日距生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七
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衡辛丑進士翰林院
編修先卒娶楊氏孫時敏卽尚寶丞娶李氏先生言
行事業不能悉論著第取翰編所纂歷年諸少加損
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固先生志也雖立言君

子采而銘之謹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穆穎陽許公墓誌銘

王家屏

少傅新安許公以經術侍上青宮　上既即位益親近儒碩遂以公充經筵日講官先後周旋摒履者十年而相相十年而以儲議弗决爭之不能得移疾歸居五年以萬曆丙申十月十八日卒于里第訃聞上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太保謚文穆加祭十一壇所司營葬官一子中書舍人恩禮稱始終焉公弟鴻臚君汝從子中書君立綱遵公治命走使奉官曆

季學士狀屬予銘其幽予往以職事從公後睹記公
猷蹟頗詳覽狀宛然如其平生也則安忍不以斐辭
公諱國字維楨穎陽其號系出唐睢陽公遠五代時
有儒公者避地居歙東門因爲東門許氏曾祖鑑祖
汝賢父心蘐公鈇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傳
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
人心蘐公少從季父賈以儒雅聞其割產子弟棄責
振貧事尤著語在太倉荊石公志中毋汪夫人以嘉
靖丁亥六月六日生公兒時病七日不啼而蘇又戲
墮涔池得出心蘐公私奇兒再免于厄貴徵也則挈

之游毘陵公時十歲警敏業傾其同舍生年十八歸試新安督學馮公竒其文拔首多士而以其名汪嫌于姓也爲更今諱心薎公旣輟買値歲儉疫親坐劇產故益貧且病久之從明稍公授徒資行修爲養公又特廉郡倅某延公訓其子或餽金謁公言事公頗頫蹙赤不交一語而走名以是益重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人報至心護公卒踰年汪夫人亦卒公痛兩尊人劬而不及食其報哀毁甚服除卒業究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携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

出所藏圖繪示公公為賦碧雞篇意頗自負乙丑舉
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士日鍵關冥搜遂覽究心
經濟之學抒為詞章閎深典麗館閣稱詩文兼擅所
長者罕儷焉隆慶改元授翰林檢討奉 詔賜一品
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昖攝刻迎禮公以昖
未嗣位不許國人哀懇乃許之成禮而還餽遺一無
所受獨使軺所過覽勝觀風間有紀述若皇華集予
箕子謁壇君諸作迄今為其國人所傳誦焉辛未春
分校禮闈夏使益藩壬申 今上出閣講學以公兼
司經局校書萬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右贊善時

上日御經帷無間寒燠而公齋心夙夜勤恪視倂
暨有加比進講儀容周慎音節鏗鏘託事獻規曲盡
忠款　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大字賜馬甲
戌秋典試武闈丙子秋典順天鄉試所收文武士並
稱得人頃之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預修兩朝實錄
書成咸蒙敘賚戊寅遷南國子祭酒庚辰轉太常寺
卿領國子祭酒事敎士務在長育成就之士樂其寬
不督而勸已擢詹事府事兼侍讀學士仍直講帷其
秋改協理詹府事充會典副總裁辛巳陞禮部右侍
郎尋轉左兼官直講如故癸未春典會試頁解拜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尋從　上考卜書
官晉太子太保直文淵閣與之誥命甲申滇南獻俘
以決策功晉少保直武英殿丙戌一品滿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予誥廕公念父母厝淺土未葬疏辭誥廕
而請卹願歸襄窀穸之事詔予祭葬命公之仲子代
行所辭誥廕不許固辭乃許之踰年會典成晉吏部
尚書仍予誥命公受誥而辭官不拜巳丑春再典會
試以文體寖壞公所錄制義粹然一出於正諸引用
釋老言離經叛道者卽才藻士咸擯弗收士稍稍斃
其陋習焉尋以一品再考進令官仍予誥廕討居政

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獻南北郊者三誥贈三代任子者四其他以邑篤閱工應制賜綵玉銀幣諸恩數率優異不可勝紀公亦感激　上眷知孳孳以獻替爲已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臣者公請辯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根柢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爲名言然自是忌者彌衆數交章詆公公每疏辯輒自劾免　上特嘉公忠讜數諭言者以留公公言留臣諭言者是速臣之去也則復力

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之變首輔欲俟虜王回巢事力以制火酋公憤欵虜助逆則欲並剿以圖大創又嘗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忼慨引大義類此升儲之議自庚寅元日 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 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公以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爲懇疏留不下余乘間請于上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羣臣勿譁方靜以待命而主事某之疏上矣時獨公與不佞守直度必僨事因相與具公揭以進冀有所調護于閻 上果不

慨遣中使詰余兩人先生輩奈何與郎署小臣比公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　上重違公志予告給傳以歸歸攜二三耆舊徜徉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餐置往事不齒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為憂及聞太倉公請豫教而公始一色喜寄聲余相慶猶諰諰慮後事曰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則忠臣無已之心哉未幾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於斗山書院山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公貌溫氣和襟宇冲曠與人處若谿若谷靡所不涵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方在

館局甚爲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醵禱公獨不往尋以奪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公特削牘藏袖中詣其第密勸以行服卽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曰賢關地重司成道尊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旣之留雍亭當遷者數矣而不及公或怪問故公初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不伐如此尤敦儉素卽旣貴飯菜脫粟澣衣濯冠無所不可而所識窮乏及所哀憐之交緩急相抵至傾橐振之無悋容居京特每旦出必攜錢以施丐者丐者羣集陌上人得受一錢去余嘗謂公此

心即納淛之思不懈于此云公配汪氏初封恭人以

萬曆辛巳卒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立德庠生娶鮑

氏立功中書舍人娶汪　並汪夫人出先公卒立言

聘邵氏立禮聘洪氏側室汪出女三一適吳萬成一

適黄寀俱國子生一許聘洪考功文衡之子孫男五

志古志吉志才志文志高　女三汝綱等以丁酉十

二月廿八日葬公豸山之陽與汪夫人合禮也余因

憶公爰立時適當國事鼎革之會上疑于任而下旋

于撓政地滋爲懼府公與元輔長洲公爲同年友而

太倉公與不佞後公一歲入復同氣味無異時枘鑿

之嫌公以是得一意發抒褒肝膽自効謨于庭無遺諝而言于　上無隱衷使得究其猷爲宮徵交宣鹹酸互變轉移扶撥之力宗社當終賴之而今已矣追惟往誼潸焉涕零詎直聚散存亡之感哉銘曰歆之東門許爲右族台星注精是生文穆巽兆瑞金馬升華書紬綢帙藻潤黄麻造士賢關掄才秋㪘旣廣陶甄兼弘薪櫍青宮羣慳執筴周旋琢磨績懋疏瀹勞殫先學後臣延登鼎軸逫愛萬人匪由夢卜參調大匕密覲前旒皐夔益戒杜斷房謀厥或雖肝毛舉孳孳圖是一　明捷翩頓戢狡焉豢虜烏合馮陵廟謨

一定狷猲斯懲偘偘不撓其直如矢推溝軫復撻市
抱恥深惟主器早屬元良約壓納牖慮切垂堂天聽
匪高多言易亂方幸轉圜俄驚反汗幾不如舍行矣
歸休銷聲息景杕屨優游懸車五年溘焉易簀朝野
摧心風雲失色豸山之下有欝佳城褒綸悠冊榮與
哀并我志其藏勒之貞石形忠之名留昭示罔極

少保王文端公傳

于慎行

王公諱家屏字忠伯別號對南其先太原人也中徙陝右國初以龍江士伍從征留屯塞上爲大同山陰人世有隱德其後漸以儒顯公父贈閣學公忽武爲時尊宿舉明經不仕配曰韓淑人以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生公夢雲間仙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徵也公七年而失恃繼母梁再繼畢皆子公如所出而畢尤久公髫則爲諸生以才名著甲子舉山西省試其明年罷公車對而丁贈公艱隆慶戊辰成進士廷試讀卷擬一甲第二　穆廟錯綜之得二甲

第二而選庶吉士高第庚午受翰林編修與修世史暨萬曆改元與修穆史及成受爵賞有差中開分校禮闈教習內館及奉　命冊封親藩皆恪慎稱任使而文章行誼業冠冕詞林爲諸公所屬月矣乙亥建復起居注以史官六人佐之公爲首選會日講員缺公以翰撰先補簽特舉也時　上冲齡務學日御講殿公從諸耆儒後音吐朗暢開發懇款　上嘗斂容受之退謂左右王講官端士也居一歲以病謁告賜金幣給驛以行越三年己卯復以日講召至則爲翰撰如故又三年壬午乃陞洗馬踰月再陞庶子明

年癸未主考武闈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明年甲申春解篆教習庶吉士模範儼恪勤督甚力士莊而服習之踰數月陞禮部右侍郎又踰數月改吏部又踰一月詔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與太倉王公同日宣麻闕下動色相慶謂爲得人然公去爲史官甫二年耳　上旣特知公眷倚甚篤數召對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多所讚決乙酉從視壽宮協定吉壤賜一品飛魚服明年丙戌以風霾爲灾偕同官條上寬郵四事皆蒙嘉納其年大旱　上步雩南郊召對天壇偕同官面奏　上勞勉之居無何淑人終

於邸第　詔賜賻布銀幣錫三代誥命使祭賻公之
墓而葬焉于是虛位待公三年部使以禫除聞　詔
進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踰年乃至時
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得面乃上御言邇來
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並廢綱紀漸弛衆心㗚㗚
請以聖節出御畢發奏章以慰海內不勝大願　上
覽疏感動遣中官喻旨曰王閣老忠愛之心朕已悉
喻翌日爲出御門延公進見焉會廷臣請建儲久未
得允人情大譁庚寅元日　上御煖宮召輔臣入對
因出元子見之四公面請諭教退復以册立請再上

未報久之公以起用踰年無能有所補救乃上疏自劾謂比者災異疊見疆圉未寧議論紛紜風紀廢壞此亦主憂臣勞之時而署銜作食不能効一臂之助臣罪當免奉　旨慰留公又疏言今元子冲齡中外繫心而大禮未行羣情疑慮又禁庭贊御之間喜怒過當訶責太嚴上累和平下滋危震可憂可懼非止一端而臣才力不能匡贊精誠無由感通內愧尸素不敢自安其辭彌懇　上雖未允然溫旨敦趣再三乃出視事中外因倚望焉其年十月四日公復請冊立時不肖行爲禮官亦合九卿三請奉詔譙讓廷臣

奪禮官秩于是三公各歸第引疾謝而公居中調之
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遣中官李浚諭公冊儲
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復奏擾如有復請直過
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大本已定乃擬傳札以
進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未可下也以便
先錄戶詔馳報禮臣行即具疏以復謂適奉玉音謹
以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令其靜候而亦隱
十五歲語　上既不許宣示及見部疏復遣諭公浚
所傳止令卿知爾奈何遽示禮臣且部覆是何等語
會科疏亦上並得譙責然　上雖不懌而建儲之禮

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護也已而三公奉詔出見
公乃杜門請罷累旨趣出明年八月工部郎張有德
復請造辦時太倉王公以歸覲行申公以言在告惟
公及許公直閣計恐有德言入或致激誤欲因而就
之乃亦引諭旨以請　上既怒有德因責輔臣不當
附和又爲更期三年於是許公竟罷公乃疏言國所
具揭臣實與謀乃至稍緩大禮國去臣不得獨留請
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申公亦去柄政且屬之公
公乃請趣太倉入侍而與新相趙公同居政本會官
少卿乾亨議汰京衛官衛官譙尚書同亨於朝公在

闇閒狀急遣人出諭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宦若曹敢干禁地遮辱大臣罪死不貸衛官閽皆解散司馬欲貲毋問公執不可請令五府詰主者名置之法事乃定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儲宮請嚴旨譴罰公輒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不報而他申救科臣者皆得削除甚者予杖公因稱疾求罷言儲宮諭教委宜早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而以臣封還內降至蒙譴何謫削轉相株累道路之猜疑橫生宮闈之讒搆交作其于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也今臣既無匡救若復洪涊依違正漢臣汲黯所謂從諛承

意以陷主於不義詒辱朝廷死有餘僇請急罷臣以
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　上終不允而遣中官
臨問諭曰卿其洗沐近醫藥自輔毋言去也公具疏
謝因堅卧不出又再請乃聽而令守臣愼其起居以
奏曰將復召云或謂公相臣也卽諫不從宜少濡忍
以就大事奈何取一决爲高公謂否否古之人主惟
所欲爲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下心爾吾意
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宜有濟間者厭其
言公去三年元子出閣又數年靑宮遂建公舉手加
額以祝齋沐表賀　上亦遣行人齎羊酒銀幣問公

于家官一子中書舍人又明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公以病卒得年六十八歲訃聞　賜祭葬如一品禮特贈少保賜謚文端廕一子某官始終恩禮可謂備矣而天下猶以公忠誠體國不及盡展其蘊以致太平有餘思焉公為人長身豐頤魁然岳立器局博大喜慍不形而操履端嚴臨事有執意所不可責育不能奪也方江陵張公病時朝臣相率請禱公謝不往及敗見籍沒所收交遊問遺書無公姓名蒲坂張公繼秉大政以同里故數從公受教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恢濶朝士或詭激樹名爭欲有所措置積

爲當事所苦公毅然中立無所依阿獨嘗以大義兩
讐解之交相服也迨升揆席推公延納佩詞正色百
僚傾仰迄無後言謝政家居卜墅遠郊與父老故舊
爲娛客至不盡避亦不汎接與與如也博聞善記其
學無所不窺文思神敏援筆千言宏達藻贍自成一
家敦倫砥節內行純備自以早失怙恃懷慕終身及
執景淑人喪號擗致毀哭不輟聲人以爲難其與人
處豈易寬和溫然長者而居室當官斬斬嚴肅小大
秩然宗族奴客無敢有竊借者問病振飢恩洽黨里
交際賓筵皆從豐腆而取予峻于一介身所服用乃

無紛華諸子既衆貲產不饒沒身之日幾不備禮云公初娶霍淑人未廟見卒繼室李淑人壹政甚修且多母訓以公歸次歲卒及公之葬 詔並祭而祔焉公凡八子長濬初舉省試第一次湛初廕中書舍人他少長有差及諸孫若干皆稱後郡婚皆名族語具狀誌不論贊曰余從王公同舍相得甚深迹其偉度豐材沉幾朗鑑汪洋千頃未測津涯矣及臨大節任重守誠深堅若將以身殉義一何伉直不阿也方其廷諍過激人主不能無憚然冊儲慶典既緩急不渝而于公恩禮始終亦無少替意者精誠感動黙有信

倚以定萬世之策聖神獨運之原固難以用舍窺美
善夫公之論人臣誠能不愛官爵見重人主天下事
豈有難易哉公居擬路前後八年乃猶未盡其用故
天下惜之然其所建畫表樹光明俊偉固爛焉列于
國史而稱社稷臣矣詒穀昌後振振孫子則仁人之
報與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保謚

文憲玉壘陳公于陛墓志銘 代 陳懿典

萬曆甲午秋余與南充陳公實同受綸扉之命公入

既數月而余從田間來與公周旋公荷 上知遇

自念父子繼登三事世受 國恩益感奮圖報[illegible]

參政府諸君子皆同籍否交愈得發舒其意諸君子

方倚公為重而公感時發[illegible][illegible]据勞瘁丙申冬遂寒

疾不起 上震悼卹典極優贈太保仍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遣官護喪歸其嗣太

學生光裕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 賜葬某山之阡

走使數千里以黃太史所勒狀請志銘余自惟與公
舉同榜仕同官學同志知公最深何敢辭按狀公姓
陳諱于陛字元忠別號玉壘世爲四川順慶府南充
縣人先自閬中徙南充出宋泰公後始祖曰彥良元
至正間有與祖者實公九世祖與祖生思誠思誠生
文質文質生平平生紀家世業農紀始受讀紀生衡
爲大理府訓導衡生信貢爲太學生信生大策大策
生太傅文端公以勤則公父也衡信大策皆以太傅
貴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大學士
太傅爲檢討時生公于京邸生時室中夢有仙音導

從自天擁一人下已而公生太傅異之公生而幼慧
讀書如夙習太傅不甚督公篤志下帷有所綜輯結
譔輒如太傅公旨太傅益喜曰是真類我辛酉公年
十七舉鄉試第四人戊辰舉禮部第三人對策高等
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同館皆一時之選而太傅方
受立公出從諸彥歸奉庭訓博綜考鏡銳意於文闈
試每冠太傅公常避不閱卷徐文貞笑謂太傅曰我
安知爲公子衆實有目公何不學邪大夫庚午授編
修充實錄纂修官時太傅意有所不可輒上書乞
骸骨公因請扶侍同還蜀中父子盡續世爲盛事

壬申公復如京師會　穆宗實錄成陞修撰旋以太
夫人憂歸丁丑以　世宗實錄成陞俸一級服闋以
原官充日講巳卯以講幄敘勞再晉俸一級庚辰太
傅公年七十公上疏乞歸省　上念太傅爲　先帝
舊學而公又以世臣在講席特　詔有司存問賜公
鏹幣乘傳歸省故事大臣里居滿八袠始存問而太
傅以七十因公得之稱異數云公歸集里中耆舊如
任太史瀚王恭節公庭十餘輩爲高年會公從太傅
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傅雅愛嘉陵黛玉山搆樓
游焉公集唐詩詠江樓者命童子歌以佐觴凡可娛

太傅者無不先意承之類如此癸未仍補日講起
居注甲申擢司經局洗馬乙酉主順天鄉試晉侍講
學士丙戌秋太傅訃至公哀毀骨立　上仍賜鏹幣
給驛所以賻䘏太傅有加已丑　上召公仍爲日講
官俄遷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事庚寅上疏請立
東宮辛卯擢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壬辰主考會試
尋改吏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以原官教習庶吉士癸
巳以三品滿考　上賜鈔錠羊酒廕一子入胄監復
同諸臣伏請　冊立雖未俞允而並封中止　皇儲
出閣公與有力焉已又疏請　上勤郭講接臣工如

往歲不報是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
事府公少從太傅習國家故實入詞林後更留意通
今之學國史家乘無不折衷而討其至謂實錄寶訓
秘在金匱而會典職掌又漁而不屬野史諸家更秕
而不典苟不及此時修正史何以昭一代之盛乃上
疏請倣宋正史例開局纂修　詔允行甲午春感疾
乞歸　上慰留不許是年秋　詔簡閣臣吏部已有
所推舉　上詔并上前所推姓名乃　命公以原官
兼東閣大學士與不佞同入閣參機務則　上固獨
深知公也公感　上拔擢首上六事一曰接見大臣

二曰採用人才三曰勸獎外吏四曰清查邊餉五曰
儲養將才六曰選擇邊吏大意謂方今　至尊端拱
忠良泥滯吏治惰窳國儲匱乏邊隅多警武備未修
失今不爲更始後將何極以　肅皇帝之精明而末
年貪黷成風夷戎交侵則倦勤之故請亟修朝講召
對之典以振綱紀決壅蔽斥讒諸臣無終錮理宜令
吏部次第列上可用者用之而後以賞罰隨其後人
情重内輕外今後行取宜及州守太守治行高者即
入爲列卿巡撫宜參用内外果賢則久任之歲入有
限邊餉日增宜簡主餉曹郎重其權使覈虛冒將帥

國之爪牙平時宜令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式舉外別
立一途以收異才邊吏宜擇人與地宜者途註令習
熟邊事以備邊道開府之用縷縷幾萬言䝉公素所
籌畫而積積者也　上皆嘉納允行乙未二月以西
塞功進太子少保已滿二品考晉太子太保賜賚如
例仍廕一子入監讀書是冬言官同時被　旨落籍
者二十餘人南北臺省幾空公同余輩密揭救者再
露章救者一丙申春公獨上疏曲爲諸臣營救若謂
諸臣建白各有主者又或遠在留都或奉使外省平
時往往抗直不避際而逐之是言亦罪不言亦罪天

下且謂　陛下陰惡其言而名以不言斥之臣等亦
何以自解言極委婉意　上或稍解竟寢不行然中
外翕然誦之未幾　兩宮災公同諸大臣直叩內殿
問慰覬得面陳不獲已上疏引咎自陳乞罷不許然
困是多時事之感矣每與余輩言輒憂形於色公體
素強又加意尊生戒飲甘澹乃自此日減冬至有事
南郊感寒疾漸成關格竟不起　上聞震悼命宗伯
諭祭賜賚加渥又諭　皇長子故關臣于陛有講幄
勞特致優賜尤曠典也於是議贈太保議謚謚文
憲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　本朝有三文憲曰宋公

景濂彭公時賁公宏併公而四矣公生於嘉靖某年月日卒于萬曆二十四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二生平端凝雅重外和內介被容接者如坐春風而砥礪操持凜然不可奪自史局以至政府謝絕餽遺門庭如水無私交無私請尤嚴飭家幹短褐應門從無有鮮衣怒馬出長安市者性澹素雖生而富貴衣不御鮮華飾不享兼味一切濃艷嗜好泊然無涉惟好裒聚古今墳典閉戶伏讀門分類析皆手自綜輯爲詩文冠冕宏麗居然盛世之音顧匠心鎔裁不輕出嘗著文樂軒記以見志而所注心者尤在經世之學

自居太傅子舍歷金門践樞要日月考究往代典制
朝家令甲與夫名臣碩輔所規條麾注者故首創正
史之議先勒諸大志欲使六曹九域之故披卷可得
上備九重乙夜之覽下令當事者有所據以應猝意
頗深遠一參大政即毅然以擔當國事爲巳任會余
輩同心一洗往時格套遇事皆參伍斟酌公處其中
益得抒發其生平矢謨效悃功在　廟社者良多然
公自分世臣遭遇殊尤幾得一旦爲所欲爲挽回旋
轉以竟太傅之緒而一時極重難返公每苦心深念
思所以潛移九閽滯隔之端陰消四海凌兢之習而

心口自語難以告人竟抑鬱賫志而沒悲哉古稱三
立公金玉其身龍虎其文旂常其伐藉令假之數年
正史勒成則　祖宗之盛美與夫王侯將相之懿爍
煌煌琬琰比於日星奚且遜固却步將令與謨爭光
以公精誠謀斷冥入密成旋乾轉坤於不見不聞之
地又奚論夫姚宋房杜哉惜也盛年不待大業未終
然在公身則少生貴門長膺華選晚入鼎司通籍二
十餘年與修實錄者二總裁正史者一入侍日講者
三分校禮闈者一典主文衡者二　主上養之以為
舟楫鹽梅而海內仰之如清鏞大呂沒之日無賢不

肖皆嘆息其賢始終完結毫無點垢可謂得全全昌
者矣所著有萬卷樓集若干卷藏于家前代父子繼
相者時有　本朝公卿奕葉蟬聯者累累不絕而父
子大拜獨公一家公起家詞垣久侍講讀受知　聖
主宣麻時年未逾艾入閣即條上天下大計卒未及
辦首揆皆與文端公同然太傅因同事者多牴牾蚤
冥鴻見幾先歸享巖居之樂者凡二十年公與余輩
規隨共濟方期樹立無涯乃盛年而失之此則所以
異也先時彗犯中台占者曰中台主益州公竟應之
抑亦異矣是宜銘銘曰　益部山川古稱奇絕錦江

長蛇吡嵑巇嶫篤生太傅濬發我公黑頭黃閣父子攸同巍科早擬光我王國出入承明含香載筆金華久直王鉉終升忠貞世篤簡在帝心帝曰休哉余思世臣惟陟繼尹克相中興六事要說比於姚崇正色垂紳穆如清風家無鼓鐘國有桃李濟濟多士拔茅連茹煌煌正史推擅三長首創義例欲駕漢唐立朝三紀平章兩歲補袞回天中流砥柱來從天末去應中台彗芒夜射哲人竟摧豈不華闕豈不鼎貴僅止中壽造物若忌惟鳳有羽惟麟有趾視彼遺文遺茲哲嗣高山崇墉賜葬在焉用託貞珉結爲大年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公志臯墓志銘

朱賡

萬曆辛丑九月十三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公薨于位　天子震悼爲輟朝一日　賜銀幣等物視舊有加贈太傅謚文懿諭祭幾壇遣行人護喪歸復遣官治葬事越明年其子鳳梧等奉楊司成狀乞銘于余余與公同鄉又同年而公齒長余得兄事公于詞林者二十餘年銘惡得辭雖然余遜山而公始秉政公歿而余被

召出則余所知者公未相時事而公所運用于密勿者余不能悉也無已則按狀而次之公諱志皐字汝邁別號瀫陽浙之蘭溪人系出清獻公抃之後其先自衢遷蘭溪至公曾祖年成化乙未進士除行人擢水部郎年生主簿晟晟生賢是爲公父凡三世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賢配張氏公母也張夫人生二子長即公公之將生也母夫人夢月華繞室及生美如冠玉雙目炯炯絕異凡兒自少避父師訓即知勸奮弱冠補邑諸生督學雷公古河遂以公轍奇公拔置高

等旋舉于鄉已屢試不售而公發憤益富于學戊辰
中春榜　莊皇帝臨軒策士拔公第三人及第授翰
林院編修已與修　世廟實錄辛未分校禮闈壬
申　冊封吉藩癸酉預修　穆廟實錄陞侍讀　今
上即位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皆觸
激　上怒廷杖竄戍而編修吳公中行趙公用賢復
繼之　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
陵冀還吳趙之禍吳趙竟亦廷杖一切劾疏悉不付
史局公以職掌堅請之使不得秘江陵怒甚會星變
察百僚遂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持法平恕闓與

名士徜徉山水況味恬適而江陵怒猶未釋辛巳例
察京僚又黜公公歸築室濟獻公祠傍自號六虛主
人枕石漱流爲終焉計壬午江陵逝南北臺省交薦
公起公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推南國子監
司業歷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改左諭德修玉牒再
校禮闈陞南國子監祭酒歲餘轉少詹事掌府事無
何復陞南吏部侍郎是時公資已深而宦蹟乍北乍
南意良安之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辛卯九月　上
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公
山陰王公同輔政山陰王公旋去太倉王公以省覲

歸公獨參機密未幾寧夏將吏哱劉殺撫臣鄖金房
據堅城以叛魏總督學曾合諸鎮兵討之久無功
上亟逮學曾公薦葉巡撫夢熊代又請賜監軍御史
梅國楨尚方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奮遂擒二賊寧
夏平　上御門受俘因使召對公從容請赦學曾
上特爲末減於時倭夷又攻朝鮮朝鮮告急公決策
進將救援旋克平壤而倭稍退此二變皆世所不常
有公甫與政而并遣之其經營亦艱矣已太倉王公
還朝會羣臣請册立志　上下三王並封議公累疏
極言其不可令王公亦上章請已之並封之議竟寢

自是王公謝政歸而公爲首輔勗勤又倍埋歲　兩宮三殿災公每題覆竭誠勸　上修省至開採之使四出公疏諫甚懇其臺省部僚因事激觸至斥逐貶竄者公所以營救無不力　上意時亦轉移即不用公言未嘗不知其忠愛加官蔭子寵賚日蕃乃公固勃然動去志矣朝鮮之役自克平壤倭方奪魄而經人沈惟敬者與倭通許其封貢以誤石本兵本兵復甚公不能沮封貢卒不成而倭復躪朝鮮　上大怒下本兵于獄意始決戰　廟筭方有次第而衆口畢本兵者因疵及公公杜門不出迨我兵水陸破倭東

事將平而公病劇矣乞歸彌懇　上慰留窮篤章數
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歿郎合臨歿猶草奏請册立
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葢公歿而册立東宫召
起歸德沈公及不佞覔行公之言云嗟乎江陵氣横
一世公挺身折之至困抑不悔及公佐　天子而爵
戲公者亦時有公非惟不罪言者且并其姓名忘之
其雅量何可及哉居鄉立朝一以誠確謹厚始終不
替而祿位崇極齒筭綿長子孫繩繩夫豈偶然也歟

附學士自未以次學子者此亦一異也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懿金庭朱公廣行狀

鄒元標

萬曆戊申仲冬吾師金庭朱公薨于位　上震悼輟朝卹偹華贈太保官一子符丞諡文懿特加祭四壇遣官護櫬董葬事己酉季冬將奉柩合葬陳夫人　賜塋白雞汀公孫中舍體元持其兄所撰公行略屬元標狀曰此公遺命也元標痸門牆久半生漂泊林嶽無從窺公諸行事然生平辱公知即顛沛顧復甚數故非今世師生伍而在三之誼元標安敢辭按狀先

世有尚主者居爾朱尉里後省元仲荻起明經從郡城三傳素菴公和徙東武里和生魁魁生廷瓚廷瓚生泰州守東武公節以方正篤學聞是爲公父自東武公上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州守公三子伯應舉萬曆甲戌進士官比部郎季㕔諸生仲即公諱賡字少欽號金庭公將誕母陸夫人病羸姑徐慮甚方默禱起視兩炬横亘如梁各吐蓮瓣者七泰州公大喜公生而丰神秀挺六歲廷母哭甚哀時尚未就外傳乃聞都講授比部經義竊了大指即私自結續諸名士爭指目以爲奇有

長者戒曰此神物不可眎人泰州公始匿而親授之
經十七為諸生餼于庠嘉靖辛酉舉鄉試隆慶戊辰
成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　世廟實錄甲戌陞
修撰與修　穆廟實錄丁丑陞侍讀會試分校所得
多名士戊寅充日講經筵官　上方冲齡酷嗜學每
聆公開陳輒和顏受之一日聞宮中娛情花石因講
宋史花石綱極言羣小騷奪民害甚大不可　上退
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已卯以講讀勞晉五品服俸
庚辰典武闈壬午典順天鄉試癸未二月晉左春坊
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秋陞禮部右侍郎

直日講如故甲申轉左會有大峪壽宫役大宗伯中
人言　上命公往定制司禮密傳　上欲倣　永陵
制公陰令人丈地廣狹疏曰　永陵廣八十一丈外
加方墻若干今必欲如制溲地靈不小請並外方墻
用八十一待　聖祖九九數且　昭陵在望而制不
等恐非所安長洲色動曰　上諱言　昭陵柰何獨
新安贊云此正與　獻陵對同疏留中久之　上密
使人會其地以异竟得請人謂公斯舉無論省金錢
以筭所全　主德亦甚大乙酉以講讀勞加俸一級
丙戌改吏部左侍郎敎習庶吉士考滿廕一子入監

讀書丁亥加太子賓客是年冬兼掌翰林院事戊子
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冬入言閣臣曰方春時
和討吏在廷其職當以建儲力請不得如九卿如臺
省以次進政府從中力贊其必有濟疏上會南都有
請者訛言　上引燭焚疏衆莫應公再疏不報是日
有　旨選中官二千名公疏言共害得減半諸宗室
請封苦吏胥橫公盡爲查給有以　誥命難者公陰
令人往司封所檢得　誥軸者盡給之諸宗室銜德
不置亡何繼母葉夫人訃至奔歸　賜祭葬加祭一
壇襄事尋故讀書處東武山建逍遥樓偃卧其中十

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
事適大行某往　召公再辭不允至則備陳礦稅爲
害至引唐玄宗宋徽宗爲戒詞甚切　上優詔褒美
沈四明在告有以蜚語中沈歸德于四明者大中丞
溫三原疏言科臣某道臣某爲開請黜此二人以正
國體後四明去益力而大中丞持前議力爭之　上
以示公公疏云元輔一貫都御史純皆大臣一有軒
輕令兩臣俱不安　上兩留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
疏屬閣適歸德入視事議曰謫臺臣全總憲體足矣
公贊然其議　上從之明年楚事起四明與江夏郭

宗伯見互异非公爲政不具論亾何又有訛言事謂
上召拜公意托公名微示指株累多人　上震怒
甚遣中使慰勞公爲伏地哭失聲　上忿姦未得復
校四出忽捕醫沈令譽得王銓部士騏于比部王立
夙與勞問書冑欲以姦書事坐令譽波及于王公擬姦
冑付法司而以于工下部院　上意不解促公擬
股肓公弟從姦書事改擬稍有加而于王事無法竟
從前擬云公嘆曰大獄將興可柰何乃移書四明言
甚其四明始從科道廷鞫論㵅傚生光事罷初令譽
被執詞擬入少宗伯宗伯舟泊楊村遣人入都市藥

官校捕得以爲偵宗伯幾不自保適楚人胡化詞送
上言事由荊門知州阮某聽科臣某指使乃科臣意
從行倩忌遂力攻宗伯而厚誣歸德於是公論大不
理于科臣然沸湯燎火機不自息微公調劑稍紓流
禍不知底止矣甲辰疏引年不允會與試九月疏請
釋逮繫華亭理鈺等十餘人于　詔獄十月以考滿
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十一
月工部據例請殿門工公謂此嘉靖三殿故牒及十
年　兩宮成規令軍興旱潦所在者洗而所入礦稅
原爲大工者不得名一錢不此之請謾援往牒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密具揭進
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綴工復令撫諭進公備陳礦
稅原爲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礦所在稅課改有
司徵以其半濟工蓋三月閒　上爲公轉圜如此
詔下海內歡舞更生矣是日以河州加恩三疏辭肆
公家嗣推通政陪者今衛中丞公疏辭不宜以子先
父執　上嘉允朝論賢之乙巳大計臺省被察者皆
留南察疏至公恐　旨中出不及評其揭言不可狀
乃　上已下南察疏傳諭臺省人少宜留用公極言
壞祖制滋煩議臣必不敢奉　詔封原疏還　上竟

從公議不復留巳又揭南察既幸改正南北一體且
制也聽之去便 上復從公請於是諸臺省被察竟
無敢留者衆譁始息晨有中使持二疏至公愕語中
使曰有元次輔在豈其誤耶中使曰非誤 上命也
開函乃疏刺温中丞其一且併及歸德時傳諭令中
丞去公言大臣去國必采之公論斷自 宸衷而後
國體不失 上竟不發後從南臺論二科臣及中丞
疏逕令中丞致仕科臣養病云丙午春稅監梁永誣
咸陽令時際滿咸寧令朝薦唆劫稅銀有 旨逮
時際降朝薦一級公揭言永單詞未可盡信且調停

詔旨方新復逮有司非所以一觀聽于是時除免遠
朝薦得不失官七月四明罷歸德亦奉　旨歸公叢
其揭稱次輔赤忠臣且有來去與同之盟請留次輔
否且併乞臣骸骨不報而公以一人獨理閣務九月
請釋曹御史學程罪御史以語東事忤　旨繫詔室
五年至是始釋天下翕然歸公而御史亦謂公實生
我云丁未正月當大計楊少宰業奉　旨計諸吏尋
奉　命戶部尚書世卿代是月計事遂停公上言侍
郎楊某業奉前命卽殿最未見有不當　上意柰何
屑越之獨不爲大計惜耶　上亟追還諭乃定是時

公以久疾數稱病杜門固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
廿鎮捷加恩不拜賜大紅斗牛紵一襲四月復以病
請特遣太醫堂上診視時長子納言君訃至公哭之
慟再疏請簡閣僚代垂歿老臣　上惻然動念從廷
推拜東阿福清晉江入内閣起太倉于家趣廷推之
前　上嘗有恭默正思枚卜得人之旨公心慮旨從
中出疏請付廷推廷推者五人而晉江為衆論不決
少宰具以聞晉江得旨遂被言而漸波及公有衣鉢
之疑矣公久卧病以晉江福清新入閣勉為同事先
已定選館之條著為令及是止黜屬用兵議所全活

生靈無量公自是病益深以一品滿進少保兼太子
太保改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蔭一子中書舍人
會公所請選用臺省疏下諸臺省多發四明楚事及
藝歸德併謂時三四言事者去國公似有意督過之
為四明修郤言益紛紜大半謂公一去足以明志公
實病甚惟籲天自白而已亡何病卒先是欲悉數時
政叩閽而請及病危乃栝而當尸諫　上優詔報可
公及彌留張目問曰　上意若何額而謝者再唏傷
哉元標細讀公行略蓋皆公病榻所自撰名曰苶史
示子孫者子孫據苶史直書無溢語然元標偉公者

數事明例闕臣邉功不敘意深遠矣然陽穆辭而卒拜者寔繁其與同功而能同罪乎相蒙以誅羅事無惑也公自秉國來甘肅加恩辭皮林加恩辭河州加恩則又辭所關係可勝道哉我人叢棘有告以援者動曰不得之　上自公在事出華司理又出曾侍御于獄者數十人使　主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海內苦礦稅如坐水火公在事封礦併稅付有司去其害過半蜀黔交攻迄無巳時公疏寢兵使兩國不受鋒鏑又雲南焚燒中使楊榮人心洶洶公竟從寬政六詔迄無異志公入官數十餘年所入俸多以周諸族

千蕭如寒素里中人言之甚悉公自謂可庶幾無憾
天下所不慊志于公者有謂遺佚在野未覩連茹有
謂天聽日遠未見轉圜有謂四明舊轍跡涉回互嵳
于為相難以紹興繼寧波則又難公曰荼史食荼者
以苦語人不知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竟不能吐
一語元標從文字中公郎以骨鯁品題已身幽囹圄
公身親往視泣數行下復為文捐俸投贈此何等時
既元標備官掖垣覩元標日犯忌諱形于色昔不
難省我教我今柰何錮我非公指矣郎一元標百元
標可知也倘天而慭遺儻有可拔則天浴日俱未可

知操舟中流風濤拍天從旁觀者覩一葦蕩漾波濤
中匪有寧晷輒咎篙師不善維檝不知倘易人而任
即長年三老亦爲吐舌公云地本危地機又危機處
公時與勢之艱者十不得一奈何不矢天自白哉雖
然當公隱東武時出山之意大爲趦趄然使公以宗
伯隱生平所學謂何今所以斡旋諸艱有外臣遠臣
未易知載在疏草者他日史臣錄之必有悉公血誠
公寧使人有不亮之心而未嘗有不盡之心公心竭
矣目可瞑矣元標亦據公孫所錄秦史者删其繁以
俟名世采擇觀者必不以元標爲師而阿所好者公

生嘉靖乙未七月十四卒萬曆戊申十一月廿九享年七十四配封一品夫人陳氏海樵山人鶴女子五長敬循右通政次敬復封中書舍人次敬德次敬衡敬徽公所著有經筵日講章奏疏敦庸堂集行于世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穀山于公愼行墓誌銘

葉向高

穀山于公以大宗伯謝病里居者十七年乃與余同拜綸扉之命同趣　朝而公忽病病遂不起海內方喜公之柄用冀其有所展設聞公之訃無不愀然咨嗟爲世道惜　天子亦深加憫悼郵賻䘏等贈公太子太保易名文定遣列卿䕶葬事再踰年而始克葬門人邢公子愿次公之生平爲年譜李公道甫狀之而公子緯持以乞誌銘于余余在詞林於公爲晚

進不敢以交游禮事公而當公之末年所授分推轂惟余方相期以匡濟之業而公巳矣今者之役其安可辭公諱愼行字無垢一字可遠別號穀山其先世出登州即史所稱高門之系入　明始徙東阿高大父忠爲邑三老忠生時以高年賜爵時生玘爲平凉府同知以節廉著祀名宦鄉賢公貴而高年公與平凉公皆贈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平凉公娶於劉累贈淑人生公公生十一歲失劉執喪如禮背條淑人言行若干篇讀者悲咽十四試童子科郡縣皆第一學使者孝豐吳公巽之拔冠兗郡隸學宮州判某

來攝邑以側理隃學術公公不受平涼公問故曰此分宜客也宜遠之藩伯萬安朱公招公與濟南于達眞同其子維京講業以闔士鄭日休爲之師磨礪薰蒸學日益進遂以辛酉舉省試第六人佹解首矣而主者以其文大奇故稍抑之髫而赴鹿鳴諸大夫郎席欲爲冠公以未奉父命辭衆皆嗟重再上春官不第偕朱公開府濟上公復從之遊戊辰第選庶吉士師殷文莊趙文肅二公殷言詞章趙言經濟趣操不同而皆深器公庚午授翰林編修纂修

肅皇帝實錄明年請急歸又明年召修

穆皇帝實錄甲戌同

考祕閣　修史成以勞賜金幣晉翰林院修撰編纂六曹章奏命與重修公爲纂修官隨以推擇充日講官時　上方勤政勵學日御經帷早出晏休孜孜不倦而公與同事諸公皆一時名流所開陳裨益甚多公主講唐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論說
上輒爲竦聽講罷時出御府圖畫傳觀或分命題咏公不善臨池詩成則倩人書之具以實對　上又大書責難陳善字賜公中外相傳詡爲盛事丙子進翰林院侍講明年　世史成加俸一級江陵相欲奪情公與同官蘭谿趙公新建張公輩七人共爲疏力

言其不可而疏章則公與張公所創其時毘陵吴公
姑蘇趙公以言奪情事杖北闕下公疏入而桂林吕
公從中止勿奏江陵以講臣故未敢顯斥乃佯以他
事致公喪次字謂公子吾所厚而亦從人爲此耶公
正色曰以公厚我故爲此相報耳江陵艴然再踰年
巳卯公遂引疾歸里居且四年　詔入日講如故同
講六人多公同年官高者至貳卿下亦銀緋而公猶
守舊秩久之乃進左諭德時江陵巳謝世言者悵暴
其罪　上震怒命司寇丘公同内璫往籍其家當江
陵柄國日既大失士大夫心及其敗也咸推波助瀾

欲甚之以爲快公獨貽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非功過當爲別白即閒有所受取亦可循數家之所藏遠較分宜近視馮璫皆萬分不及而必欲捕坐抵虛贓爲揑括以稱　上命猶恐株連蔓引令趁公私皆受其累是江右之已事也又江陵老母在堂諸孤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諗于有司請于　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錐之地以合于古人帷蓋之義纚纚千餘言極其切至乙酉典試南畿晉翰林院侍講學士丙戌讀廷試卷晉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先是壬午南畿所舉士有挂議者　上命覆

試大宗伯沈公以嫌避諸公莫敢決公爲衷之軒五
人輕一人衆咸帖服一日方坐曹諠傳午朝鳴鐘鼓
矣百官倉皇趨入公獨遲遲偵之則訛言也 上聞
責禮官鴻臚對狀奪兩月俸公與焉已以執奏秦藩
封事忤 旨用他事奪俸者再隨轉左戊子畿試儀
郎高桂摘舉者八人 上命覆試試之日廷議閧然
公調停乃解己丑會試爲知舉官考滿改吏部掌詹
事府兩蒞任即擢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請 冊立請
郊廟請禱雨及宗藩條議諸大典禮而 冊立最懇
章無慮十餘上時 上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屢旨

責公公持之愈堅至自劾乞罷坐是又奪俸三月令
甲　親王故絕以將軍入繼者衆子不得封郡王
淅王違例請公力格之京考行諸臺臣不便也御史
某以爲言公議仍用京考拂其意迨山東疏上遂搆
公預洩典試主名　上諭閣臣詰公閣臣爲解乃已
猶奪俸三月公自爲宗伯屢以職事廷爭與引疾
上時而慰留時而誚讓嚴旨與溫綸錯下公雖感激
主恩而於義度不能留業堅去志至是逐杜門力請
凡九疏乃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時新安許公山陰
王公亦以言　建儲事先後去公歸而掃墓築場出

賜金置酒延親故道說生平時往來別業白庄觀刈
穫自娛間或出遊近則雲翠天柱大鑑諸山遠則岱
宗靈嵓鄒嶧華不注及泗上諸泉皆有詠述四方冠
蓋過阿城無不造廬請謁公多以病謝惟二三知己
或門生故舊來訪則下榻留連累日夕而後去臺使
者每報命輒首薦公南北宗伯有闕必以公名上屢
推內閣再推教習庶常皆不用久之以講臣闕 上
復思公以舊官詔掌詹府使講春秋比公疏辭又寢
不報至丁未歲廷推閣臣七人公爲首乃被 命以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公再辭

不允而余亦自南來過公公喜甚約余子從舟而吾從陸抵次趨朝可也時公以宿疾發微有所苦既就道則趦趄不欲行徒以與余有成言不可負而余亦數使人邀公謂公不來吾不敢先入國門公乃自力前抵近郊尚平善陛見之辰以怯寒拜起舒緩司儀者欲毋糾公不可仍自具疏請罪　上溫旨慰公令亟視事而公固勑舍人勿解裝爲歸計自是病卧一日忽草遺疏惓惓以親近大臣補言官起廢蒸爲請呼所善門人使受而書之已伏枕長嘆曰吾終不能報國矣更數日遂逝逝之日適南都以所梓穀城山

館集至公猶反覆披閱指點訛謬亟馳一帙遺余蓋此集乃余請以付梓者嗟夫寧知公遂以此訣耶公生于嘉靖乙巳九月二十九日卒于萬曆丁未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三始劉淑人夢菴摩羅果綴實甚巨遂生公故公自兒童時已儼然大人器度弱冠登第入詞林人即公輔期之高文襄公以相臣握推柄與公尊人有通家誼嘗向朱公問公朱公謂公宜一往見公卒不往也御史劉臺上疏被逮人以江陵故卒避匿公獨往視當江陵世士大夫附麗稱功頌德者十人而九炎而被禍所爲引大體調護營救

有惟公談者不謂然而以公嘗服忤江陵無以難也事定之後始相與服公所與司寇書天下傳而誦之其爲宗伯固以直諫取忤至于被擯而去去而久不陵召說者謂公或別有所納鑿公終不自言其最相知契者無如歸德沈公卒相繼爰立世亦並重之直講前後十四年邀承　恩顧凡郊祀陵祭幸天壽山閱壽宮無不扈從錫賚精鏐寶楮余符文綺彩扇綉錦諸物無算而敦倫好施所得俸賜多分給羣從族親益置祠田緩急交游知故及其子弟故橐中嘗無餘財自宗伯謝政歸始搆數椽僅僅中人居耳居恒

愛片言如栢下惠仲由而為人排難急困往往不吝至鄉邑大利害如條編徭役災眚諸事抵掌論說無所諱避性尤好書常夜分誦讀至老不倦于文早學學六朝麗綿密晚年乃益近自然有歐蘇之致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傳贈送詠祝之類無不欲求公之一言羔鴈塡門公擇而應之常有餘力其詩則服膺李于鱗骨力氣格大足相方所著自梓集外有春曹奏議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兖州志筆塵史摘若干種皆宏博精覈成一家言當次第傳於世郡邑皆祀公學宮兩臺使者復下檄專祀公余旣次公

非為志而嘆曰甚哉天之於人靳也夫以公之沈深挺勁寒暑恢恢不眇不可為世所倚信多假之年則文潞公少假之亦庶幾司馬君實也而奈何奪之速哉然公嘗為余言時事大難如有不可遠而蔡剛成近而薛河東皆吾師也由今觀之吾又安知天之奪公者非以成公乎九原可作尚當起公而賀之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七終

大學士李先生自狀

李廷機

余幼稟氣薄就塾後猶夜啼脇浮睛露鄉父老謂非壽相父母亦憂之然沉靜寡言永日不思戲誦書分明作字無齒芥十一歲從黃默堂先生一日以狀元宰相命題余破云名魁天下之選身近天子之光先生喜甚命同學生北面揖予命余受其揖蓋是時已能誦詩書禮記三經矣余父嚴母敎以進退應對拱揖坐立飲食之節夜靜燈誦書父亦誦里人呼父為太老雖貧布衣人敬之乙卯出試為紀縣生丙辰王遵巖先生指與其子同學先生指余曰此子不凡觀

其危坐終日兀然作課三篇首尾無一字懈怠祖戊
午以備士應試補郡庠生辛酉倭亂鄉試後提父癸
亥提册因取發我之章號九我丁卯蔡見龍先生督
學試高等補廩是年　穆宗皇帝登極戊辰選恩貢
己巳卒業太學大司成餘姚孫公批余卷云此子心
孔洞達何事不可爲少司成同州馬文莊公一日點
閱諸生後至者令自書名先生見諸生爭先余獨兀
立俟心異焉問生何名因命呈文字奬之曰子遠大
器也庚午舉順天鄉試第一舉主爲淮陰丁文恪公
姑蘇申相公時余未有子而積病處京師二年矣一

日同鄉顧公言其内親有妾新寡美而多貲欲爲余妁之余不可辛未下第歸有故家見余婦病甚欲以女適余余又不可余貧獨念一領鄉書輙事干謁爲生計古人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豈澹臺子羽不可爲耶因婦家永春深山中徃居焉山中米賤蔬笋不粥而有但不能具肉陋室蕭然不蔽風雨一友人偶經過憐而謂余曰郡中儘可度日何自苦乃爾余笑不荅甲戌下第江陵相公爲其子延余時相公有賢名第余性故不喜貴介處辭去之及丁丑相公奪情矣再招余不往歸葬先人四喪戊寅携家授經

於毘陵庚辰座師申相公爲其子延余辭不獲既之
秋返毘陵公子畢姻於湖州公子婦翁龍山從以
相公之意強余行居湖州二年龍山謂余曰湖州可
居凡肯卜居請以一莊百畝相餉余曰無卜居意東
脩可受田不可受也壬午冬會試入京相公下榻留
余余辭去癸未春紫溪公以工部分考余卷冠其房
四明余相公新安許相公拔寘第一　殿試第二授
翰林院編修同庶吉士讀書前後教習有甫田錫山
山西四明四先生三年七日不入館病三日爲陳鳳
父治喪三日應紫溪名一日錫山先生稱余勤曰眞

老館長也四明先生日子爲文秖是拿得架子定如
正文體議別人從頭敘起都似原文子開口便說大
體不正如何正他便得體許相公謂予文字諸體俱
能摹古獨詩不類唐余從此亦不攻詩矣嘗癸未
上臨軒策士傳臚謝恩皆臨　朝三日一朝叅　朝
賀侍班　經筵展書常贍　天顏亦一時遭際也丙
戌　殿試充掌卷官夏持節封趙藩過家買義田贍
族人葺先塋葬族人友人不能葬者丁亥還　朝授
小內侍書戊子編纂六曹章奏己丑分考禮闈得陶
望齡等二十二人　殿試仍充掌卷官管理　誥勅

辛卯夾充秋典浙試御一切供億厨自危交際遂發而
以嗣息故不欲勞心亦不復為應酬之文壬辰九月
秩滿陞侍讀　殿試仍充掌卷官改右春坊右中允
兼修撰管理清黃癸巳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掌
局事甲午　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改右春坊右諭
德兼侍講掌坊事秋典應天試還充正史纂修官仍
侍班時　豫教方勤秉燭講讀每四鼓呼長安門入
寒暑風雨不輟乙未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掌坊
事　殿試充受卷官　經筵充講官秋典武試丙申
陞祭酒余起家大學嘗誦　高皇帝聖諭稱宋訥學

規嚴肅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又見每日升堂有兩生抱牌牌書整齊嚴肅四字亦　高皇帝所製也余謂令之教人者不近守　高皇帝整齊嚴肅之法而輒遠引敷教在寬之文夫所謂寬者乃多方勞來輔翼欲其自得之謂豈以縱弛爲寬哉故余之教一以整齊嚴肅爲主拜與有節課講有程差撥必公牘歷不貸而又以膳餼之餘葺文廟垣屋修補供具祭器葺官房號房射圃又於圃中隙地植槐柳桃李梅杏數百株又緝官房六所丁酉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戊戌　殿試充讀卷官六月陞南

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主京察率無間言考撫忠亦
評慎不放忽備户工部盡淮閣京備行立水兑八規
用樹解官以杜横索成山伯𢀓官河養魚民苦水值
不可食論成山決之浙人李文政流寓南京以交結
路裕南京人余告御史荒城若置之法并外羅城一
百三十里歲減省水衛爲餘金并　孝陵周垣五十
里并　皇城直房公署廟祠牌坊橋梁飯堂皆取諸
郎給可羨度置無用之貲未嘗動部帑一緡三年給
由改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余意在長往遂盡棄
所有毘陵之產歸築舍求田豫卜兆爲終焉計四疏

辭不允有　旨敕趣癸卯七月入京署部事是時歸德四明兩相公不協會楚事四明又與江夏左江夏訐四明遂成郄余爲解勸甚至江夏引疾去守凍楊村妖書起言官因借以傾歸德及江夏逮訊江夏從人乳媪余憂甚彷徨不寐者兩旬會訊四五日獨以身翼護之時皦生光左驗甚明已承伏衆猶不決有御史沈裕言於厰璫曰此事不決搢紳荼毒矣屬一疏言皦生光外無它人出疏草示璫曰可奏即奏不則御史奏之余奮然曰奏則附吾名涂公宗濬亦願附　上聞之旨至覆訊猶未決余曰今以百十人拆

一獄櫳無私心凡豈能盡同即于合摘職名下各隨所見注情真矜疑等字以俟　聖斷何如厰璫曰有理遂署情真余次之衆署情真者十之九是稿達于
上獄乃决當曒生光之已承俱也更嚴拷訊令供同謀主名又　詔責會問官有朋友情深君臣義薄之語諸人承望風指首鼠持兩端江夏危甚余約詞
林詹柳所輩四五人公求救於四明而歸德之門無敢至者余獨數往候之每心口相語曰人皆集于荒我獨集于枯當是時　上已屬意於余司禮知之每於
余有加禮嘗以彼所飾略余疏進　御覽者陰示余

一日又以其所爲詩求余序余答書言公日在　上
左右公名重余亦負時名倘爲公有所論著不惟自
累且累公余既卻其請而秘之司禮顧私語大司馬
蕭公若以是益重余者甲辰知貢舉竟　日講官丁
未復知貢舉署部四年立簡便之法以便　宗藩飭
殿試之規以閑進上定　殿試之期以便歲貢行
歲考革粟考以便孤寒革紙戶鋪行以便民刱屋以
居官施衲衣以活凍丐一切公文查覈題覆投領轉
發不越日而其大者莫如王府即遠年枉抑有訴立
查立定奪出示人得面盡無阻格停滯之難諸宗知

其如此遂不賄求胥吏及中官貲大省貧宗便之太原汾州懷慶有生祠至于泰府之不得溢郡爵益府之不宜服內請封雖衆為居間而余執之堅竟亦莫能奪也客部主貢夷民苦其擾無所告訴則訴之部余移咨撫鎮令通官詰奴兒哈赤嘗諭之及捕貢減入京人數五之四盡革車價省豐潤等五驛三萬金而大官供億亦甚省自是以為常此則　朝廷威靈所懾伏非一使之力矣余在部常不欲遷恐所與革不能久故吏部擬推少宰余力辭既滿六年疏余南北治狀　徽號効勞請加尚書余疏辭山陰相公謂

可加太子賓客余曰侍讀學士不佳邪要太子賓客
耶山陰笑曰如公足以風末俗矣葢余平生志不在
甲㡾自以一介鄉儒巍科華貫當思所以砥礪樹立
報荅國恩無使死之日有餘粟餘帛以累　君父故
硜硜自矢久之　上亦浸聞甲辰朝　覲人傳　上
於禁中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世卿李廷機此
兩人閉門不與外交接也丙午偶註誤請罪內閣捄
得　旨褒以忠愼恭勤令心安供職又　劄諭內閣
有　朕知其清謹之語於是人咸知　上且相念諸
忌者嗾言官毀短余及丁未會推異同　上不爲動

特　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於林之下大司農趙公稱余任事認眞操持峻潔又云大有德於　宗藩廷尉令太宰鄭公言不獨　宗藩感之部下百姓皆感之二三臺省爲余明目張膽有未皆識面者余四辭不允而後拜　命謝恩一疏言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無不爲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來不知有毀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對主言自是而外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爲人敎余進言建事急收拾人心余日天下事平平做去天下遂

慢慢行去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白美必歸君入告之語不宜外傳况余始進也嘗見宋王曾獨奏事與宗誇其不與首相王旦俱來故用此術與山陰處山陰安之　上亦不疑而余雅恭清淨畫一之理欲省議論明職掌毋相軼越守令甲毋勁論官曰勤事論人曰引行論大臣曰循常論相道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曰行所無事論用人曰中材最多惟恕以用之至論從事則曰不可為間其故曰包荒可絶虖請託可杜虖由令之道無變今之俗而欲將務兵强倘足不可得也既入閣四方書揭俱于長

安門外投偵無人至余門在事九閱月惟主張四川撤兵全活黔蜀生靈若鯤運安疆臣兄弟不至爲播州之續此一事少以報國耳乃所有一二愚見謂北地營田可聽民自營官勿預山東故有海道通遂可轉粟給軍南京鑄錢利厚可廣鑄北輸濟工折係商人苦累可查正德初年牌甲法編銀備役間以折色濟之恨未及陳而煩言再至遂決意乞身自戊申四月後屢疏屢　慰留不出再　遣鴻臚寺卿宣諭不出　命同官諭不出　聖節不出閣事不聞邸報不閱言者蠭湧不辯己酉冬移之真武廟居焉人曰爽

矣曰席藁也或曰荒凉曰吾固安之或曰子未可以去乎曰必去必待命去耳暇中續成春秋 日講章考永樂迄隆慶實錄所載閣臣爲 皇明閣史纂國朝名臣言行錄編宋賢事彙删通鑑性理書著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蹟如干卷壬子二月返舊邸有行色 上遣中使諭余少俟俟過 萬壽聖節疏請辭 朝 上猶不欲余去旬日之內 遣中使諭留者三 遣鴻臚卿者一又一日五鼓傳 旨遣太醫視余疾余俟又浹旬乃辭 朝 上乃允放加太子太保予銀幣馳傳遣官護行恩數優渥而尚書中

瑞不邀爵性余急去猶若不釋然者余疏辭加官而言所以不得不急之故然人以爲殊常之舉殆二十年來所未有云余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於節事體咨前輩至行已居官則自擇善而從可也秀才特館於何憲副小洛公家見公自道居官朝參之勤心識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養安失禮怠事嘗言無故不朝參公座律當笞君子懷刑焉可犯乎攝南工時有縉紳過余謂公翰林官顧亦肯親俗事乎余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居恒喜誦羔羊之詩而玩其序所謂節儉正直者以爲

正直必出於節儉每語家人曰士大夫恥言治生然不可不治生夫治生非委瑣齷齪慳吝自封殖之謂不過節用耳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遲之豫未嘗以一差一缺囁嚅當道之前不能談人亦不能毀人事可告人私書可示人或言人過失余曰未必然或告以某人惟子余曰渠與余善當不惟平生操無心之道以遊於世人亦多亮之者惟是江左別有一種風尚余與之左而與太倉先生台彼見　上用余召起太倉以爲此二人不可使在政地欲別有構致此間雖無言事亦無成而共攻之衆且急實由於此

余嘗言士大夫壯而行老而休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又云時非漢室才謝孔明何必死而後已哉故出處之際不謀於人隨時據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余平日兢兢惟恐得罪於隣里鄉黨顧在京師室惟老荊幼子於是有怙勢借名爲姦利者余歸乃盡訟治之以謝鄉人至於此外狀揭余未嘗經目日則有司存吾鄉宦焉能預若事一切交際辭受如他日有問者應曰上不敢負　聖主之知下不欲改平生之節也歸之明日即爲亡弟襄葬倣先墳治首丘築箭江舊廬余生於斯先人精爽在焉嘗屬亭童子時讀書處

也而郡庠余所起家臨漳門外三橋山川壇亦余故里莫不修葺已又修朱文公祠及王梅溪眞西山與衞民祠此則官爲捐貲而余但首其事或代其勞耳產業寡而授受明賦無欺其產猶在他戶代輸來索者應之不論畧無山蕩海蕩軍田官田寺田寺房管社管農之事於人無爭於官府無求事省心閒眠食外無別念常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以此徧爲爾德天保以之祝其君穿衣喫飯夜眠晚起便是道便是仙佛但哀人窮不能賙見義事不能舉有義舉不能助則聊引欲立欲達之論以自解而終未慊